

126240

版出月十年二六九一

蕉風



談文藝批評
 掃墓
 難行的夜路
 穀子熟了
 迷途
 抉擇
 浪曲
 世界文壇
 在郵輪上

本期要目

Choa Foon Monthly

1 OCT 1962

莊重
 余無愁
 原上草
 憂紅
 年
 秋
 金
 沙
 資料室
 劉前度譯



5201
3600

120

(費收另不叢文篇中)角三份每

編者的話

最近，報刊上常發表類似文藝批評的文章，引起了文壇不少波動。高明的文藝批評，是我們所需要的；低劣的文藝批評，則為文藝作者所排斥。在有些對文學有素養的人看來，目前報刊上的若干文藝批評不僅是低劣的，而且並不屬於文藝批評的範疇。為了使大家對文藝批評有一個明晰的概念，本刊特別邀請莊重先生寫了一篇短文：「談文藝批評」。在這期間，我們收到好幾篇指摘某報所刊登的「文藝批評的重要性」的文章；文藝批評是重要的，但若被利用作為政治上的勒索工具，却是可悲的！在這裡，我們僅選刊其中較簡明的一篇，使大家對某些「變態」的「文藝批評」有所瞭解。

上一期，我們預告本期刊登顯克微支的「燈塔守望者」，因為，本月份的中篇文叢採用了毛姆的「在郵輪上」，為免西洋文學的份量太重，我們只好將前者延後刊出。劉前度先生是翻譯毛姆的專家，他不但譯筆流暢，而且，也深深的瞭解毛姆的創作精神；讀他翻譯的毛姆小說，確是一件快事。

「世界文壇」是我們新開的一個專欄，藉着這個專欄，我們將向大家報導世界文壇的最新動態，包括：名作家生活、新出版的文藝名著、國際文藝界的活動情形。希望這個專欄能為讀者們所歡迎。

本期的小說創作可說是十分豐富的。余無愁的「掃墓」，風格十分別緻，全文充滿了虛懸，這些虛懸的安排全不似偵探小說，這是作者的高明處。憂草的「穀子熟了」，文字優美，感情清暢，有如一首詩。年紅的「迷途」，寫出一個小人物的不幸遭遇，描寫簡潔而明朗。秋朗的「抉擇」和李旺開的「方炳生」都是記敘一般知識份子的悲劇，令人頗有悲感之感。

散文方面，原上草的「難行的夜路」，本着他過去一貫的風格：文筆流暢，感情親摯。讀梁瑞明的「想飛」，使人的心靈有突破肉體的渴望。莎青的散文是第一次與讀者見面，他的嚴謹的寫作態度，當會令大家喜愛。

會有讀者來信建議我們增闢「學生習作」專頁，各位對本刊的信心，使我們很感動，不過，我們感到十分遺憾，因為我們無法履行讀者的要求。目前，許多報刊都有「學生習作」或「青年園地」之類的副刊，相信它們都能負起鼓勵學生們習作的責任。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夜市後(詩)	喬靜(12)
談文藝批評(小論)	莊重(3)	波光綠影裏的太平湖(散文)	冰谷(13)
並不糊塗的糊塗蟲(小論)	李源(3)	迷途(小說)	年紅(14)
挖臭腳，洗臭腳(小論)	梁園(4)	方炳生(小說)	李旺開(17)
掃墓(小說)	余無愁(5)	抉擇(小說)	秋朗(18)
浪曲(詩)	金沙(8)	想飛(散文)	瑞明(20)
難行的夜路(散文)	原上草(9)	海洋的思念(散文)	莎青(21)
故鄉的路(詩)	周喚(10)	古渡頭(詩)	麥穗(22)
穀子熟了(小說)	憂草(11)	世界文壇(評介)	資料室譯(23)

附中篇文叢一冊

在郵輪上.....劉前度譯

談文藝批評

莊重

隨着馬華文藝創作的蓬勃，文壇上出現了不少所謂「文藝批評家」。有文藝創作，也有文藝批評，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文藝作者是以歡迎文藝批評家的，因為，文藝批評家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客觀的、冷靜的來分析他們的作品，品評他們的作品，使他們更深刻的瞭解自己的缺點，進而作必要的改進，以求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

作爲一個文藝批評家是不容易的，他不但要有相當的文藝素養，而且，他還要熟讀中外古今的文學作品，此外，他也應有文藝創作的經驗。許多有名的文藝批評家，往往也是有名的文藝作家；一個有文藝創作經驗的文藝批評家，才能深刻的體會到一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和作者寫作時的種種心境和情感波動；只有如此，他才能深切的瞭解那部作品，並作適當的批評。

文藝批評家所做的工作決不是在說「這是一本好書」或「這是一本壞書」，單是在判定一部作品的「好」與「壞」的，不能算是文藝批評家。文藝批評家必須作更深一層和更細膩的工作，他要給文藝作品作一種十分周詳和巧當的估價與品評，並藉着這些批評，去影響當代的文壇，或推動文藝運動。

文藝創作是屬於藝術的範疇，它不受政治或道德的規範，所以，文藝批評家不能根據政黨的「綱領」或「主義」的原則批評文藝作品，也不能用宗教的「教義」或「教規」作爲品評的標準。

文藝批評家批評一部文藝作品，他必須運用藝術的觀點，和藝術的標準。通常，對一部文藝作品的批評是分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表現技巧（形式），另一方面是取材（內容）。

批評一部文藝作品的形式，是不簡單的。譬如批評一篇小說，你要分析它的佈局，要品評它的人物刻劃，對話，佈景，以及氣氛的渲染等等，當然，你還要估量作者的文字表達能力。而且，這些仍是不夠的，你要進一步的覓出在人物刻劃方面，作者是師承屠格涅夫；在佈景描寫方面，作者是採用斯托姆的手法；在佈局方面，作者深受奧亨利的影响；在對話方面，作者頗有托爾斯泰的風格；而在氣氛的渲染方面，作者有其獨特的創作。爲甚麼作者在某些方面要模倣某大師，在某些方面深受某名家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却有自己的獨創風格？文藝批評家都要逐一的加以分析，同時，品評其優點與缺點。這是何

等艱巨的工作呀！

有些文藝批評家在進行批評工作時，往往只着重於形式方面，而忽略了內容方面。其實，這是錯誤的！一部文藝作品，作者在技巧運用上可能達到高峯，可是它的內容却可能毫無價值或十分平庸。沒有良好內容的作品，縱使它具有十分優美的形式，它只是穿着錦衣的草人；錦衣是寶，草人是主；草人沒有生命，披上了錦衣，還是沒有生命。一部文藝作品能够有長遠存留的價值和產生感人的力量，主要的內容。文藝作品的內容可能包括整個人生，人生涉及的範圍有政治、倫理、道德、情愛、……等等，其中雖有政治、道德，但，文藝批評家在品評內容時，仍不能引用「政治」或「宗教」上的規條，而必須用藝術的觀點去估量其價值。我們要看它是不是能引起讀者的心靈的共鳴，能否給人以美的感覺，是否產生一種力量導致人類走向和諧的境地，……一部文藝作品的內容能美化人的心靈，能促使人類趨向美善的，它當有很高的價值；如果，它是破壞人類的和諧，煽動人類憎恨與暴虐的，那麼，它的價值當被視爲低下。

決定一部文藝作品的優劣高下，並不是文藝批評家的評論，而是文藝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文藝批評家的著論，只是給作者一些參意見，給讀者一些研究作品的資料。有人說：「文藝批評家的工作是在發掘優秀作品，摒斥低劣作品！」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見解。試問：文壇上若沒有優秀的文藝作品，你將如何發掘呢？一個文藝批評家總不能把一部低劣的文藝作品譽爲曠世傑作，換一句話說，文藝批評家也不能把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貶爲低劣貨色。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優秀的作品本身也經得起考驗。當代名家威廉·福克納，占姆·喬治，卡夫卡……等都曾被所謂「文藝批評家」貶得一文不值，可是，他們的作品到今日却公認是現代文壇的瑰璋。一些所謂「文藝批評家」希冀憑藉自己的筆桿來任意讚譽或毀貶文藝作品，那實在是狂妄和卑鄙！

我們需要嚴謹的文藝作家，也需要嚴正的文藝批評家！

並不糊塗的糊塗蟲

李源

在一位朋友處看到一份四月廿九日某報「文化」副刊的剪報，我順手拿起那份剪報，看看頭條文章：「文藝批評的重要性」（作者「李永」）。我越看越驚奇，「天啊，我是在重讀×××的『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談話？」我這麼懷疑着。
我不是在含血噴人！且看我錄出其中數個要點，略加以分析，便知我言之不差。

李永君說（其實，是傳達他人的見解）：「思想可以藉語言、文字、繪畫、音樂……的表達來傳達給別人；工作的本身是一個具體行動，足以影響別人；文藝作品是作者思想和工作的體現，必然會使別人受到影響。要是那作品含有不正確的思想，或者歪曲了事實，是可能將讀者帶入錯誤和危險的領域內，所以，別人有檢舉的權利和義務……」這段話乍看起來，似乎頗有道理，但，我們不妨進一步的提出問題：什麼是「不正確的思想」和「歪曲了事實」？李永君說：「他們粉飾現實、曲解現實、灌輸悲觀消極、忍受命運、取消鬥爭的思想……」請特別注意「鬥爭的思想」這五個字。原來，在李永君的眼中，文藝作者必須先「搞通思想」，堅定的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

接下去，李永君更露骨的指出：「因為我們的生活資料是勞動人口供給的，沒有他們，我們活不下去，而且，他們的人數最多，佔全人口最大的比數。單憑這兩點，就够我們必須為他們服務的條件。」請注意「生活資料」和「勞動人民」這兩個××黨人常用的術語。假如，看過×××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談話」，對這一段話決不會感到陌生。

再看下去，李永君居然在發揮某黨的統戰妙論，他說：「有些文藝創作工作者雖然存心為大眾服務，但是，由於出身、教育、生活等等限制，作品中不免存在着若干錯誤和缺點，未能令人滿意……」文藝批評工作者對他們的態度應該溫和，不能用對敵人的態度對付他們，而是應該協助他們改正錯誤和克服缺點，多作富有建設性的批評，使他們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願望能夠達到。」

如果，李永君不信服我的指謫，我願意另撰長文，作更進一步的分析，並逐點引証有關資料。

有些人或者會感到驚奇，為什麼李永君會這麼糊塗的把政治的枷鎖往文藝作者的頸上套去，但我可以大膽的告訴大家，李永君並不是糊塗蟲，他是接受了主人的命令，有意來騷擾我們的神聖文壇。

挖臭脚，洗臭脚！

梁園

我們的馬華文壇是向來被人冠上無數的「？」的。我從事華文寫作不久，約有六年光景，便或多或少聽到有關人們對馬華文壇的不滿

。為了作為一個參考，我且把人們的不滿列於左：
A，小集團作風。編者看人不看稿，抹殺新進年青作家的努力，壓榨作家的創造性，如和編者的文藝價值觀點不同，則視為異己，往往率領門人鳴鼓而攻之。

B，缺乏批評家。可能是熱帶人吃太多辛辣的食物，本地極缺乏公正不阿的批評家，而一般寫作者也缺乏受人批評涵養。

C，文藝生意很冷淡。本地是個文化水準不高的商業社會，讀者們也缺乏閱讀文藝書籍的普遍風氣，因此文藝書籍銷路差。

D，文學生涯苦。這種苦是養不飽自己的肚子，而本地是個相當易找職業或經營事業的新興國家，一些從事寫作五六年的年青作家，往往吃不起苦，也耐不住寂寞，紛紛投筆從商。結果，很少有視寫作為終身志願的作家，也產生不出有高度文學價值的作品來。

F，本地作家易於自足自滿。或者限於語文或圖書館的關係，本地作家很少涉獵西洋近代或有價值的古典名著。在沒有借鏡之下，就算最有創造性的作家也缺乏競爭、創作更好作品的興奮。有一些作家恪守傳統，敵視外來名著，認為參考西洋作品，容易失掉民族傳統的風格。

G，對於從事文藝的寫作者，有關的團體很少加以鼓勵，形成一種懶散的冬眠狀態。而一般作家視報刊為文藝耕耘唯一的園地，而不想起來進行拓荒。而報刊是適合大眾的通俗讀物，作家便認為自己作品登出便是幸運，其實正是一種不幸，一般讀者的評價未必就很高，編者個人主張有時也未必對。因為文藝是創造性的藝術，不容定於一尊，不容降低到庸俗；雖然它實質是「教」人，但進行時却是「感」人；這兩點是值得大大的重視的。

我挖出馬華文壇的臭脚，便臭氣揚溢，所以，想替它乾乾淨淨洗滌一番，當然所有關心馬華文壇的作者讀者也得和我一起洗，不要掩鼻逃走吧！

首先讓我說明我對文藝價值的態度。我始終認為文藝是人類良心的表現，娛樂（藝術）成份和道德成份不能相差太遠，但也不能太近（密切）；遠則是愛情打鬥偵探讀物，近則是政治或宗教的佈告。

其次，我認為文壇是應多采多姿，好像公園裡百花齊放一樣。我對目前馬華文壇內的小單位並不到十分不滿，我倒認為是個好現象，如果這些小單位不夾着政治或私人感情在內。

最後，我再得聲明我不是一個狹隘國家主義者、極端政治主張者，浪漫胡鬧者。讓我用少量的字，道出我的話語，該不是一種狂熱的口號吧！

掃墓

余無愁



夜踩着貓腳，輕悄悄地來臨了。街燈還未亮着，黑暗像浪濤從空中排散開來，向升旗山衝去，向極樂寺湧上，向高樓大廈奔流；瞬刻的時間，整個海島都籠罩在黑暗中。

威士特律是一條伸展在榕樹濃蔭底下的馬路，夜的來臨使這條馬路更加陰暗，也使它更顯得靜謐。路旁樓屋照射出來的燈光，透過榕樹叢，散落一些慘澹的綠光在馬路上，擴散着一種神秘的、恐怖的氣氛。

許維貞在這馬路上出現，在暗弱的綠光下，她只是低頭看着面前的馬路。她走了一段路，忽然放慢腳步。

「好像後面有人在跟踪我。」她想。

是的，她聽到了那沉重而清晰的腳步聲。

「恐怕是一個普通的行人吧！」她想，但她馬上反駁自己：「不，不會是的。我感覺到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人。他是在跟踪我的；我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我還是加緊腳步吧！」

許維貞的腳步又恢復原有的輕快。在她身後的沉重腳步也變得輕快起來。

「他為甚麼要跟踪我？」她想：「他是匪徒嗎？是色狼嗎？不，他不是的，如果他是，他一定會向我衝撲過來。可是，他究竟是幹什麼的？」

走了一段路，那奇怪的脚步聲還是緊緊地跟着她。

「是不是他認錯了人？」她想。

這時，街燈亮了，亮光照清了許維貞的臉孔和身子。她的年齡只有二十三、四歲，她的臉色蒼白，兩條眉毛緊蹙着，雙眼充滿憂鬱。亮光給她帶來了勇氣，她想：「我不妨看看那跟踪的是個怎麼樣的人。」於是，她轉過頭往後看。

她楞住了。在她的身後，一個人影也沒有。

她瞪大着眼睛，沿着那筆直的馬路望去，路上除了交叉着榕樹的蔭影外，沒有其他的影子。一陣風吹過，幾片落葉隨風飄舞。

「那跟踪的人到那兒去了？莫非他不是人。」許維貞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這是清明節的前夕呀！」

她拔腳往前狂奔，現在，她只聽見自己的腳步在馬路上迴响，那跟踪她的奇異的腳步聲已不再聽聞。

她的家就在威士特律的末端，那是一幢古舊的樓屋。她跑到大門口，氣都透不過來，她伏在鐵閘上，氣喘地叫着：「阿嫂，開門呀！」

一個女傭打扮的中年女人應聲出來。

「快一點！快一點！」站在門外的許維貞連聲叫。

女傭看一看主人的顏色，吃驚地問：「許小

姐，你怎麼啦？」

有女傭在一起，許維貞稍為寬了心。「阿嫂，開了門再說。」

女傭開了門，許維貞推門進去，加強語氣說：「你要把門好好的鎖好。」

進了樓屋的客廳，許維貞一股腦倒在大沙發上，伸兩手，長長地透了一口氣。

女傭跟了進來，緊逼地問：「許小姐，你究竟遇到甚麼事？」

「我懷疑遇到鬼怪。」

「鬼怪？在那兒？甚麼時候？」

「剛才，就在外面的馬路上。」

「你看到他嗎？他是怎樣的？」

「不，我沒有看到他，只是聽見他的腳步聲。」

女傭有些失望。「哦，你沒有見到他，怎麼斷定腳步聲是屬於鬼怪的呢？」

「我只是懷疑罷了，」許維貞一邊脫去腳上的皮鞋，一邊說：「聽到腳步聲，而見不到人形，總是怪事吧！」

「說起怪事，許小姐，我可想告訴你一件事。」女傭擺出一副嚴肅而鄭重的態度。「今天，有一個陌生的人站在門口往我們屋內偷窺了好幾次。」

許維貞放下皮鞋，問道：「那個人的樣子怎

麼樣？」

「我可沒有看清楚。」女傭回答：「每一次，我發現那人在門外往內偷窺時，我就跑出來，可是，他總是避開了。許小姐，你說怪不怪？」

內心漸趨平靜的許維貞，這時，又感到不安。「那個人是誰？」她想：「他爲甚麼要來偷窺我家的情形？」她故作鎮定地說：「這件事有甚麼奇怪？我想，那人是個要飯的吧！」接着，她岔開話題，說：「時間不早了，馬上開飯！」

女傭聳一聳肩，無可奈何地噓一口氣走開。許維貞換了拖鞋，弟弟和妹妹跑進客廳來。弟弟的年紀才十一、二歲，妹妹的年紀還不滿十歲。

「姐姐，我想去『國泰』看『世界霸王』。」

「弟弟嚷着。」

「維新，今晚別去看電影。」許維貞板着脸孔，說。

「爲甚麼？我也想去看看。」妹妹跑過來，拉着許維貞的右手。「明天，我們都放假。」

「維英，明天雖然放假，可是，我們一早就要去媽媽的墳地去。你們要早些睡覺，不能看電影，況且……」許維貞把想說的話縮了回去。

可是，弟弟維新却抓住她的話頭，問道：「況且，況且什麼？」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許維貞連聲說，她伸出手，把妹妹維英抱進懷裡，關懷地問：「你最近練習鋼琴的情形怎麼樣？」

「先生很稱讚我呢！」維英顯得十分得意，接着，她忽然想起甚麼，叫着：「姐姐，下午我去劉先生家裡學鋼琴，有一個人騎着腳踏車一直跟在我的三輪車後面，後來，我回家的時候，他又跟在我的背後。」

許維貞暗吃一驚，心想：「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有人跟踪我，也有人跟踪維英，還有人在門口偷窺這屋裏的情形。這是意外的偶合，或是一種串聯的舉動？」但，她却斥責妹妹：「維英

，別胡說八道，人家幹嗎要跟在你的背後呢？」

「姐姐，維英沒有瞎說。」維新搶着說：「今早，我和維英去上學的時候，也發覺有人騎着腳踏車老是在我們的三輪車後面。」

「那人不過是和你們同路罷了。」

維英搖頭，露出一本正經的顏色。「姐姐，在下午跟着我的也是那個人。」

許維貞緊逼着問：「你看見那個人嗎？」

「看見的。」維英回答。

許小姐接着問：「那人長得怎麼樣？」

維英猶豫了一會兒，嚙嚙地說：「我很難講出他的樣子。」

維新插嘴說：「他是一個男人，穿白衣服、灰褲子，頭上戴一頂白帽，臉上戴一副黑眼鏡。」

維英高興地叫着：「姐姐，那個人正是哥哥講的那樣。」

「那個人跟你們說過甚麼話沒有？」許維貞問。

維新和維英齊聲說：「沒有。」

「這個陌生人跟踪維新他們可能只是一個偶合，也可能是維英看錯了人，穿白衣、灰褲，和戴帽子、黑眼鏡的人是很多的。我們不必庸人自擾。」許維貞想，接着，她嚴肅地對兩個小孩子說：「那個人跟了維英三次，連一句話都不說，可見他沒有對你們動甚麼壞主意，當然，他是不会傷害你們的。你們別再提到他了。」

「阿嫂該把飯弄好了，我們到飯廳去吧！」

他們姐妹三人走進飯廳，阿嫂已經把飯菜擺好了。

維英在自己的座位坐下來，她靜靜地坐着，沒有伸手去拿筷子。

許維貞瞪了她一眼。「維英，你怎麼不吃飯？」

「姐姐，我心裏有些害怕。」

「那個今天跟着我的人。」

許維貞厲顏正色地說：「我剛才告訴過你，那個人並不可怕。——快吃飯！」

維英敢怒不敢言，委屈地拿起筷子。

「姐姐，」維新問道：「如果那個人明天還跟着我們，該怎麼辦？」

「他不會再跟你們的！」許維貞氣憤地說：「明天是清明，是假期！」

「是的，他明天不會跟我們，可是，後天呢？」維新瞪大眼睛望着姐姐。

「讓他跟好了。他不会傷害你們。」許維貞加上一句：「那個人說不定是我們的新鄰居。」

維新接着說：「那人做事的地方可能就在我們學校的附近。」

「是的，是的。他的辦公地方就在你們學校附近。」許維貞不停地點點頭。

默默吃飯的維英放下飯碗，說：「姐姐，不對，那個人怎麼又跟我去我學鋼琴的地方？」

許小姐怔了一怔，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她內心的不安較前加增，她想：「是的，那個陌生者是在跟踪我的妹妹的。剛才在馬路上，他又在跟踪我，待我轉頭想看他時，他因身躲在路旁的榕樹後。阿嫂所說的，在我們大門口在屋內偷窺的也一定是這個人。這個陌生者究竟是甚麼人？他爲甚麼對我們採取這一連串的行動？」

女傭要替許維貞添飯，被拒絕了。

「家裏沒有一個男人，可真是不妥當。」女傭有所感觸地說。

許維貞瞪了她一眼，沒有出聲。

女傭沒有理會主人的眼色，又說：「許小姐，像你這麼能幹，樣子又長得好，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丈夫，爲甚麼你老是不嫁人呢？」

「阿嫂，住嘴！」許維貞用力放下筷子，站起身，向梯口走去。

她上了樓，進了自己的臥房，「砰！」地一聲關上房門。她撲倒在臥牀上，歇斯底里地哭了。

起來。

許久，許久，她才止住了哭聲。
「哭，有甚麼用呢？」她想：「我應該說法去防止不幸的事情發生。」

「可是，會有甚麼不幸的事情發生呢？」
「難道有人要綁票嗎？——那是不可可能的，這裏的人都知道我們的經濟情況。」

「是沒有人想暗害我們嗎？——這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從來沒有跟人結過冤仇。」

她忽然覺得自己很可笑。「我真是杞人憂天，自找罪受。沒有人跟踪維英他們，也沒有人要暗害我，一切都是我自己捕風捉影罷了。」

她笑了兩聲，內心覺得舒暢了許多。「我的年紀這麼大了，都被今天的事情迷惑了，感到驚恐不安；維英他們一定比我更感恐懼，我還是去安慰他們吧！」

她蹣手蹣腳地到隔壁房間去。維新和維英雖然都躺在牀上，可是，還沒有睡着，兩隻臥牀中間的茶几上的檯燈仍然亮着。

維新第一個看見姐姐進來，他怕她責罵他們沒有熄燈，連忙說：「姐姐，維英害怕黑暗，所以，我沒有熄燈。」

「沒有關係，」許維貞溫和地說，一邊在維英的牀沿坐下。「維新、維英，你們不用就心，姐姐睡在你們隔壁，有甚麼事，你們叫喊我好了，我馬上就會過來的。」

維英懇切地問：「如果那個今天跟着我的人今晚跑到這兒來呢？」

「他不會來的！」許維貞鄭重地說。
「如果，他來了呢？」維英堅持着問。

「那你叫喊姐姐好了。」許維貞說：「有姐姐在，誰也不敢欺侮你們。」

維英感到十分滿意，她的嘴邊露出了一絲微笑。
許維貞替維英蓋好被單。「你好好的睡覺吧。」

「好，姐姐，——不，姐姐，我想問你。」
維英閉上了眼睛，又睜開眼來。

「甚麼事？你儘管說。」許維貞的態度十分慈祥。

「姐姐，我們明天是不是要帶很多好看的花兒到媽媽的墓地去？」維英問。

「是的。」維英回答。「我已經向花店定了鮮花。」

維英閉上了眼睛，許維貞正想離去，一直不說話的維新這時却開口了：「姐姐，爸爸的墳墓在那兒？」

許維貞大吃一驚，她嚚嚚地說：「我……我不是對……對你們說……說了好……好多遍了，八……八年前，爸爸去……去香港，途中遇……遇着颶風，他乘搭的輪船沉……沉下海中，船上沒有一個人遇救。當然，爸爸的屍體失蹤了，他也就沒有墳墓。」

她怕姊妹們追問這個問題，便厲聲說：「維新，把檯燈關上，現在可以睡覺了。」

許維貞回自己的臥房，她沒有亮燈，她熟識地走到窗前，坐在一隻藤椅上。她垂下頭，讓雙手撐住。她沉入了痛苦的回憶中。

她想起了八年前，就在這個房間裏，她的母親抱着她痛哭，那時，她才十六歲，剛剛進高中唸書。「孩子，我真沒有想到你的爸爸這麼忍心，他跟那歌女，搭飛機到香港去了。他不但人走了，而且，還把家產全部暗暗賣掉，將款子也帶走了。啊！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媽淒怨地訴說，聲音沙啞而咽塞。……

她抬起頭，望出窗外的黑暗的夜空；她的兩隻手緊握着，用力地槌着自己的膝蓋。她咬緊牙根，憤激地喃喃着：「爸，你太可恨了！爲了尋求自己的歡樂，你拋棄了媽，拋棄了我們姐妹，你毀損了媽，令她日夜悲痛；你傷害了我們姐妹，令我們在恥辱中過日子。媽爲了你，病倒了，兩年後，她就死於絕望，死於憂憤。啊，你害得

我們好慘！」

她想起了媽死後，親友們勸她去香港找爸回來，他們說：「你的父親可能只跟你的母親不睦，現在，你母親死了，他可該回來了。况且，歌女是歡場中的女人，愛情不會專一和持久，他若不早日歸來，將來必會爲她離棄。」

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她說：「我恨他，我不願再見到他！我們不需要他回來，我已長大，可以做事了，我會盡力照顧姊妹，扶養他們成人。况且，弟妹全以爲他死了，我們都當他已不在人世了。」

……

「是的，是的，我恨你，恨你！我希望你真能死於橫禍，於暴風雨中沉屍大海！」

她的嘴邊露出怪笑，那是一種淒怨和勝利夾雜的笑。她突然站起身，心想：「我何必去回想這些事呢？」

她開始寬衣上牀。
第二天，許維貞被維英吵醒。
「姐姐，七點過了，你還不起床。」維英在門外高聲叫喊：「花店已經把花兒送來了，真多，真好看！」

「哦，我起來了！別吵！」許維貞擦着惺忪的眼睛，轉身下牀。

花店送來的鮮花的確不少，分裝三個花籃。維新看見姐姐下樓，說：「姐姐，這三籃花，剛好我們每人一籃。」

「是的，正是如此。」許維貞回答。接着，叫喚女傭準備早點。

「許小姐，早點已擺在樓上了。」女傭說。「那麼，你到路口去叫兩輛三輪車吧！」許維貞一邊吩咐，一邊叫姊妹吃早點。

用過了早點，兩輛三輪車來了；許維貞和維英同乘一輛，維新跟三籃鮮花佔了一輛。

去墳場掃墓的人很多，車子一直從墳場內擺到門外的公路上。許小姐他們只得在門外下車，每人提了一籃鮮花走進墳場。

忽然，維新指着前面山坡上的一個墳墓，叫

着：「姐姐，你看，媽媽的墓上有很多鮮花。」
「別胡說，你一定看錯了！」許小姐溫和地斥責着。

「姐姐，維英也叫着：「哥哥沒有看錯！」許維貞拾起頭，朝前面的母親的墳墓望去，果然看見墓碑前有一堆像鮮花的東西。她極感驚訝。「是誰送花來呢？恐怕那不是花，是我們看錯了。」

走近前去，許維貞看清楚了母親的墓地上確是堆了一大堆的鮮花。

「這可奇怪了！除了我們三姐妹，是不會有人來掃墓的。可能是冒失鬼看錯了墓碑，把鮮花放在這兒。」許維貞想，但她還是滿懷疑惑。她們走近了母親的墓前。維英叫着：「已經有人來掃過墓了，姐姐，你看！墓地四周的野草全除盡了。」

「瞧！墓碑前還點着香燭，而且，還燒過紙錢。」維新向母親的墳墓跑過去。

「是的，有鮮花，有香燭，有紙錢，冒失鬼也不會冒失到這個程度。這人是特地來掃墓的，那麼，這人是誰呢？」許維貞望着墓碑前升起的香燭的煙霧這麼想着，一陣惶恐掠過她的心頭，她驚叫一聲，右手一鬆，花籃掉在地上，鮮花傾散在原有的花堆上。

浪曲

金沙

無意描繪古希臘飄浮的美麗神話

無意叙寫渾沌之子黑夜與幽靈的身世 與

愛情閃耀着金翼誕生自風飄的卵的故事

儘管詩人 希奧曾誇說大地孕育了嫵媚的

穹蒼 以及穹蒼之後，又有奧林帕士諸神互戀的

艷史

因我乃是欲聆溼遠年代傳來的一串浪音

在歷史修長的堤岸上撞擊發以巨響

逆着時間方向而行 步履踏入渾噩的原始

門檻

眼簾撩起 僅有一朵扁形的夢

被樂園內的造化者竭力吹成圓形

像孩童將碳酸氣徐徐壓入汽球

當他鼓氣用勁之際 面龐浮現山脈狀的言

筋

毛孔湧出噴泉般的汗柱 作力之交鳴

心臟指揮血脈疾速運動

徘徊於門外 我一猶羈旅的賞花者

偶爾 睽獲樂園的繁卉中有一朵奇葩

心緒的欣悅冉冉升起 沸騰

作

如炎夏驕陽照射下的湖沼 嬾嬾 濛濛

走入第四面積 我一猶流浪的鑑賞者

偶爾 靈思引向遠方 一幅立畫升起

我親及一座活動塑像置於園內擺以三種動

臥伏着 半蹲着 然後立起

企圖著一個偉大意志邁向蒙然的未知

無奈路途迢遞 曾有太多的疲累

乃非與無知的默類作愚妄的抗鬥

乃非懼恐於第四代冰河紀的凍封

乃非驚駭於雷閃雷鳴之自然現象

乃非畏懼於誤噬野果而喪命

日月的代謝 晨昏的交替 森林的泉流

深山的鳥鳴 空谷的花香 皆象徵塵世的

富麗

但樂園時有毒蛇的誘引

殘暴之魔蹂躪一萬萬個尊嚴於脚下

欲以千鈞的笑意空滅無數的哭泣

遂惹致沉潛之烈焰突然暴怒奔躍

鼓出鏗鏘 作力之焚燒

宏廣的穹蒼始有美麗的雨後新晴出現

列 主宰

當是古埃及夜間有火柱光照奴隸奔往紅海

當是法蘭西子民在戰筭聲中豎起偉大的行

當是西半球在烽火裡解救黑奴成爲自己的

代前期的長河有聲與血的巨浪澎湃 激盪

一似囚徒 被禁錮於如來佛的掌心

命運的鐘鳴永無回響

時間之神逮捕實界的門檻

活動塑像失落在迷宮

於是跨霸中歐的成吉思汗的鐵騎終歸塵土

剛勇的拿破崙竟悄悄悶死在荒島

威武的茹利安撒亦亡於部將的利刃下

甚至被譽爲聖神的英豪尙遭得意弟子掘墓

歷史的巨浪淘盡千古的烜赫人物

於是蜀山阿房宮之瑰麗毀於楚人一炬

雅典巴典濃神祠在殘照中供人悼亡

埃及大金字塔漸漸開始禿頂

巴比倫 古希臘 經已默然沉睡

歷史的巨浪淘盡千古的輝煌 千古的莊嚴

（然而蒼天悠悠籠蓋以濃濃的迷霧

萬千個憤慨的浪音依然暴起暴落在茫茫



難行的夜路



原上草

每到糧期，大膠園裏總有一番熱鬧，一向以除欠度日的膠工們似乎更忙了，奔東走西，拆債還錢，吃喝玩樂，就是下手購買不甚經用的物品，也放棄了平時謹慎猶豫的態度，趕緊拿到手再說。因此看準機會的生意人都把貨物帶到這裏來，吃的、用的、穿的、玩的，洋洋大觀，目迷五色。這時一覽烟霧氤氳，林木葱籠的樹膠園，再也不覺得沉悶冷清了。

還在甘榜居住的時候，所有知名的大小膠園我都見識過，只要聽到那裏出糧，心裏便快活起來，多辦些本小利厚的貨物，會合三兩同伴即刻啓程上道，登山涉水，備嘗艱辛。有時不耐長途跋涉，身體是過份累了，或者湊巧消息失確，糧期有遲有早，落得白賠了車錢和時間，那種懊惱實在不容易忘記。嘆息辛辛苦楚？那又未必，在必須奮鬥的一段年青日子裏，根本不容我如此傷情自憐的。

奔東逐西的生活我是逐漸習慣了，白天，熙攘的市場中有我企待的笑臉；晚上，荒僻的林野裏有我匆促的身影；簡直不容我有充份喘息的時候。有時從市場中趕到

家來，已是燈火迷濛，卸下行裝要好些，忽然一個消息飛來，相好的同行們輾轉相催，在不能坐失機會的大前提下，什麼倦慵與辛勞遂暫時收拾起，為即將到來的征程編織着希望的夢境。

到膠園去的路，不外是荒山野嶺開闢而成，迂迴曲折，路面高低難行，住在膠園裏的人大都心安理得，沒有曠下一天工作外出的必要，因此一向沉寂如死，白天難得見到一部專跑山路的無牌車子，三兩騾騾而過的行人；晚上更如一帶洪荒世界，草葉呼嘯，萬蟲爭鳴，瀰漫着無形的恐怖。一路上，好遠好遠都見不着一幢亞答屋，一處可以溫暖心靈的人家，然而這都不能挫折我們前進的脚步，求生的慾望自動在我們心中轉化為勇氣，橫在面前的兇險也就不覺得如何可怕了。晚上出門作買賣，如果不爲了特別的事故午夜時分是適合收拾回程的時候，而這時人們的興奮情緒也已達到最高限度，亟需要好好的躺下休息，預備迎接曉來的第一聲雞啼了。人影漸杳，熱鬧過後的冷清情景格外來得怕人，以闖入者身份的我們想來，誰要是早離兩一步

，誰便早結束這一段恐怖之夜路，便早獲得平安的庇護。我們多是結伴兒來的，相同的境遇，構通了彼此相憐的心聲，許多不易走的夜路而給走過了，也就是基於這個疾苦相同的理由。

最常走的夜路，記得是離我住所十多英里的山路，山路啣接一段坦蕩的馬路，然後東彎西曲的上山越嶺，穿溪過流而至一座規模相當的膠園。因為常走的關係，便特別對那處銷場孕育着濃厚的希望，雖是一個雨季時節偶然放晴的晚上，明知遭遇「水限」的膠工們出糧沒幾個錢，也高高興興地攜燈帶燭（出糧時多在晚間，便以照明），打點啓程。同伴兩個人，一個女的，一個車夫和的一部老爺霸王車，車廂裏除了僱人也備貨，貨多車小，人在裏頭簡直沒有吐氣揚眉的機會，人和貨物都混為一體了。車子負担過重，本來就跑不快的，這時更加不行，可是車夫要的是生意，沒有知難而退的意思。我們要的恰好相同，當然沒有怨尤可言。

這一次出門，結果情形完全在意料中，品評貨色的人多，掏錢交易的人少，沒到應該回程的時候，却來了一陣濛濛細雨，把僅存的一縷希望都趕盡。希望完了，失望與疲倦接踵而至，惟有趕快回家。車夫把車子開來了，忽然一險子的高興，他說沒想到汽油耗銷得那麼快，只是來回幾趟多備用得來往客罷，汽油缸裏的存油就剩下七七八八，恐怕趕不到家。附近沒有油站，縱使有也不是販賣的時候。

「大概還差多少？」同行中那個女伴問。

「只要半加侖就夠了。」車夫說。

「你不能湊些火水嗎？」

那個女的以前有過幾部大小車子，不明不白的忽都不見了。她保留下的經驗迅速獲得車夫的考慮，不過車夫還想攀攬交情，向附近一帶帶有車階級的同行們商借，在仍無結果的情形中把那權宜的辦法接受下來，走進一間僅有的小店買了幾瓶又大又小的火水，湊一部份進汽油缸裏去。

車跑了，大家都鬆口氣，可是車輪忽快忽慢，車身顛簸得厲害，好像不勝其力的樣子。來到一處陡岸，因為雨後土滑的關係，車子光自發狂地怒吼，爬不到一半，簡直要往後溜了。

「下來！下來！用力推。」車夫急忙喊。

車廂裏太窄小，爬上去已經不容易，爬下來尤其困難，事到這裏也不容我們多事考慮，於是連爬帶滾地都走出車外，合力把車子往前

推。車子噴出濃烈的汽油滲和煤油的氣味，一鼓作氣的衝上好高，轉個大彎不見了。回頭看看，來路茫然，去路也茫然，四野寂寂，林濤如哭，在車廂裏倒不覺得什麼，一朝腳踏實地，恍如一羣被扔離人間的幽魂，飄飄然的不知何適何從。

「等我呀！等我呀！」
我和另一個同伴往上跑，胖胖的女伴趕不上，拼命在後嚷，等到趕上我們和停在一旁不動的車子時，已經不知摔跌了幾次，渾身泥濘，連腳下的木屐都不見了。

「早知這樣，我不來了！」她叨叨不休。爬進車廂裏坐好，再碰見陡巖時趕都不下來。

走完一段三英里長的山路，車子効勞了一半，而我和另一個男伴効勞了一半。車夫頻頻向油缸裏添火水，頻頻搖頭，是發覺車子越跑越沒有氣力的結果。好不容易打發那段真正崎嶇難跑的山路，一走上坦平的大道時誰都免不了舒口氣，想到車子儘管不濟事，就滾也可以滾回家去了。

可是，車夫的口氣越來越不對，到後來索性把車煞住，跑了出來。原來是車子已盡了它最後的努力，把我們引渡至可以呼吸到文明氣息的地方，一動不動了。

夜已深沉，雖是康莊大道，也覺陰森怕人，同車的都被這場意外震懾住，不知怎麼好。

「我們這麼多人，就在車裏過一夜也好。」
一直不動的女伴說了話，她表示不必怕，其實要怕也不行，沒有人能背負貨物走盡幾哩遠的路，而且還在時局不很平靖的夜裏。她的提議沒有人反對，只有車夫顯得很淡漠的樣子，看看前，看看後，竟自往前走。

「我有個朋友住在前面轉角處，你們就在這裏，明天早上見！」
他要離羣而去，由我們自生自滅了。我們的要求都不發生効力，時間挨過一分，我們心裏便增加一分焦急。餐風露宿的滋味我們並不怕，所担心還是一車的貨物，假如真有三長兩短，這個犧牲決不是我們之中任何一個担當得起的。

車夫已經走得看不見，遺下我們陪伴着這部可惡的老爺車。風吹來很冷，似乎又落些兒微雨。遠處有雞啼，我們都希望早些見天光，其實時間和歸路一樣，正長着哩。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我，連詛咒運氣太壞都像成爲多餘的事。

「我們推罷，前面不遠我有認識的人家。」女伴的提議迅速獲得我們兩個的同意。可是推不到十來碼遠，大家站下來喘氣，不行了。

「不然去請你認識的那個人來幫忙推。」我說。

女伴有了意思，可是一個人不敢去，得有伴兒才行。兩個去了，剩下一個也不行。推來推去，沒有結果。大家都生了氣，靠着車廂休息。

「現在怎樣？」我沒有主意，看起來還是等待明天才是唯一的辦法，省點力氣的倒好。我鑽進車廂裏養神，忽然好像平白地發覺那裏一陣亮，而且還聽見女人歡喜的呼聲：「有車來！有車來！」「打限呀！」呼聲才歇，一部車子直掠而過，連車裏的人也沒瞧見。

「不肯停，衰鬼！」女伴嘮叨一頓沒人接腔。我真不希望及時來部救苦救難的車子，倒希望能喝盃兒熱茶，吃點兒東西，因為來時匆匆，晚飯想留待回家時才用呢。

郊外的夜，和山林的夜沒有什麼不同，我們都有自傷身世和淪落無依的感觸。風吹草動常使彼此悚然而驚，然後以一陣無言的緘默和緩下去。我們最後以不着邊際的對

話來銷磨時間，直到前頭另一道亮光閃來時，錶上已指到二時十多分去了。

這是一架運貨的大羅厘車。也許是同情心所驅使，或是爲利所動，車夫煞下車後很快考慮完畢我們的要求，安安全全地吧我們撒離了傷心的地帶和那部老爺車，回到恍如隔世的家。

記得當晚我並得不到好睡，我對夜路已經厭膩而存畏懼了。但是我還得走的，因爲假如現實賦予我的恩惠是非走不可，那又有什麼理由退縮的呢！

故鄉的路 周喚

厭聽繁華都市的日夜鼓噪，
以及街頭無盡的零沽愛情，
因此，我又一次來到異域的高崗上，
看高遠的飄渺雲煙，
看維多利亞海峽的幽深情調。

寂寞時，且忘却人間的幸與不幸，
閉上眼，重溫一遍故鄉的溫馨；
想你在河堤上低首沉思的刹那，
想母親送別時的神聖眼淚和祝福。...

這時，高原上的風很緊很冷，
風起處許是我的故鄉！

——且忽來自故鄉的船隻，
不帶來點滴故鄉的訊息。

際此又是嚴冬的季節，
我遂懷有深厚的思鄉病，
而冷冷的風却凝滯我欲語還休的心語，
只矜持的唱響無人瞭解的歌，
在迷茫的夜霧中歸去，
我彷彿迎着故鄉的風，踏着故鄉的路。



穀子熟了

蔓草

穀子又快可以收割了。

這片無際的向天邊伸展的稻田。就像黃金一般佈滿着。走近去看，一枝枝稻禾緊緊擠生在一起。它們結着纍纍的稻穗，因此枯瘦的稻桿被壓彎了腰。假如是十月，那括風的時節，整個稻田可就像大海了，一陣一陣的沙沙响，稻桿向稻桿訴說着風的來臨時，每個人都會想起海浪來呢！可是，在這樣一年的第一季收割的時候，沒有風，炙熱的陽光曝曬在田野上，金色的穀粒便因此閃閃發光了。或者不是由於陽光哩，看每一個耕作的人的眸子，也沒有陰霾的灰色，他們也在閃耀着歡愉的光芒。

忙了一段長的日子，不久也該是休息的時候了。當農人們擦乾身上的汗水，那時暮靄已經蒼茫了。田野，在暗淡了的夕陽殘暉照耀下，更顯得莊嚴和遼闊，有幾隻歸鳥從暗淡的天空掠過，彷彿不是飛回樹上的巢窠去，而是到海上摘起藍色的星星。

無聲息的，甘榜浸到柔和的夜色裏了。亮了燈火，讓昏黃的流光漏到屋外來，一條一條的，使夜色添多了一份使人陶醉的景緻。就在這時，小河畔的椰樹下，阿美娜面對着河水坐着。今晚沒有月亮，河面只有一層淡淡的水光。一切都靜極了。

顯然的，這位少女在等待着什麼。她時不時回過頭去，凝望着燈光隱約的甘榜，又掉轉過頭來，望着青白的河面沉思着。

對岸的樹叢間，有一隻螢火虫飛出來了，那一點點小小的青光，隱隱約約地在她的視線里。夜，多麼柔和呵！四周圍籠罩着一片厚厚的靜，這時，阿美娜聽到的只是她自己心的跳動聲……

……去年，最後的一個收割節，阿美娜剛剛過了十九歲的誕辰，村裏的老阿末說，她像穀子一般成熟了，而且又長得這麼美麗哩。那時，稻桿已全部收割了，一把一把推積在阡陌上，一堆堆像一個個長不出樹木的紅土小山。太陽炎熱的光輝已經消逝了，雖然接近黃昏，天空還很澄清。甘榜的人們都聚集在阡陌上，乘着太陽下山前要把工作趕完；阿美娜也在椿打着穀桿，從遠方吹來的風頑皮地吹亂她的長頭髮；她時不時被迫得雙手停下來，用很美妙的姿態弄好散髮，眼角卻偷偷向左邊的方面望一望。

老阿末吸着煙斗，他可了解這妮子的心事呢！所以，他就向她取笑說：「阿美娜，誰家的小伙子最有福氣？」

阿美娜裝着聽不懂這愛開玩笑的老人的話，默默低着頭。但是隔了一會兒，她又偷偷向左方阡陌上含情脈脈望了一望，卻又與老阿末的眼光接觸；她羞澀地低下頭，兩頰卻像鳳仙花一般桃紅了，老阿末哈哈的笑聲向四周傳開來……

夜幕慢慢拉下來了，天邊那些紅的黃的彩霞也已覆蓋着灰黑的顏色，田野間朦朧起來，老阿末熄滅手上煙斗的火，也和幹活的伙伴們向點點

燈火的甘榜走回去。阿美娜伸直了腰，用手掃一掃沙籠上的灰塵，這時，左邊阡陌上有一位年青人走來了。不知道爲什麼，阿美娜的心一直在跳；但是，她卻遲遲地，還故意地收拾着那兩個已經疊好的箕。年青人終於向她走近了。

「阿美娜——」
阿美娜溫柔地望着他。在暮靄籠罩的淡黑色之中，年青人感到兩道火熱的光芒穿過胸膛，搖撼着他的靈魂。

「阿美娜，晚上到河邊走走好嗎？」
她不直接回答他的問話，只微微向他笑一笑……

那個晚上，阿美娜和阿峇終於互相坦白表露久藏在心內的愛情，兩顆心溶化成一顆了。呵！愛情，愛情，有什麼比它在青春時代中會顯得更美麗呢？

雖然，阿峇是華族的青年，但是這並不影響阿美娜對他的愛情，在這個甘榜里，華巫兩族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根本沒有種族的藩籬。

只是，結婚需要一筆錢。阿峇只有在幻想中編織一個家的溫暖；一間小小的亞答屋就可以了，門前種着花草，當花開的時節，清風送來花香，阿峇便和阿美娜依偎在花香中，享受愛情的歡樂。但是，這只是夢幻吧了，因爲他沒有錢。

他拉着阿美娜的手，歉然地又懷着希望地說：「阿美娜，下一季收割時，我就有錢了，到時我就可以和你結婚了呵……」

時間在阿峇勤勞工作間過去。眼前，穀子已經金黃了，明天，村里的人就要去收割。呵呵！阿美娜的愛情也成熟了，阿峇阿峇，你是個幸運的收割人。

今晚，阿美娜在河畔等着阿峇；明天穀子就要被割下，呵！不久阿美娜就要做新娘，離開父母親的家。所以此刻，她不只是等待着心愛的人，還在等待那快要來到的幸福。

這時，河畔响起急促的脚步聲，打斷了阿美娜的幻想，她向不遠處看去，阿峇正急急走了過來。

阿美娜站了起來。四周靜悄悄的，她能夠聽到已走到自己身旁的阿峇的喘息聲。

「阿美娜，我來遲了。」他的聲音雖然急促，但是多麼溫暖呵！她默默地，只把手伸給他！於是兩隻手握著，順着河畔的小徑走去。

一路上，兩人都靜靜走着。夜，柔和極了。被樹葉掩蓋着的藍天，千萬顆星星閃閃着美麗的眼睛；或者正好像一位詩人說的，這些小小的星星在說着一種語言。她們說的是愛情的細語，在說着愛情的幸福。

「阿美娜——」阿峇終於先打破了靜默，但是，他低下頭來了。

「什麼事？」

「阿美娜，我真對不起你呵！」阿峇沉思了一會，好像才鼓足了勇氣，繼續說：「阿美娜，我恐怕又不能和你結婚了……」

這一句話，頓時像一粒大石掉落到河上，攪破了河面的平靜；阿美娜的心胸彷彿被誰重捶了一下，她感到昏昏沉沉的。希望破滅了，她彷彿預感到，一切的幸福都快完了。

阿峇不敢抬起頭來，就像一個孩子第一次被先生在廣場上罰站似的羞慚，他急急地解釋說：「阿美娜，你千萬要原諒我，實在我是迫不得已的呵！」

「本來，這一季的收成，我是預備拿來和你

結婚時用的。可是，我沒有想到，我弟弟今年小學畢業了，過了這個月，他必須離家到檳城去升學，所以這筆錢，必須留給他做一切升學的費用。

「阿美娜，你知道，我自己像牛一般不識字，已經是够痛苦了，我不忍心再看弟弟像我一樣。阿美娜，你要原諒我，我是多麼的愛你，你知道呵！」

這時，阿美娜已經感動得哭出聲來了，她衝前去抱著他，哭着說她也一樣愛他。

過了一會兒，他用手輕輕抬起她的臉，溫柔地擦乾臉上的淚滴：「阿美娜，你真的不恨我嗎？」

她又緊緊把頭靠在他寬潤的胸前，溫柔地說：「峇，我怎會恨你呢？你這傻子，我多麼愛你呵！你做的事，我真為你驕傲呢！」

接着，她又說：「起初，我聽到你的話，我真傷心極了。因為我誤會你不再愛我了，峇，只要你真心愛我，幾時我們結婚還不是一樣嗎？」

最後，他們兩人又拉着手，慢慢向河邊的小徑走去。走到一塊廣曠的草地，抬起頭來，他們兩人看到滿天星。這些星星，在說着愛情的言語，在讚美着純真的愛情：

只要你愛我，呵！親愛的，不管你離我多遠，有一天，我們總會生活在一起……

夜市後

喬靜

單我以窅息的夜幕

濃似咖啡，烈似香檳

擲我靈魂於幽冥的空谷——

乃旋轉以廿世紀星鉞的輪軸

觸及聖光的縱輝自雲端——

白馬振翅第一轉驛站——

殘空的流蕩

年歲的流產

被撕碎於星眼破皺的臟膜

終年躍不起青色年代的狂舞

卸裝的霓虹燈鉤出慘淡的容意

今夜她幻想着一個盛裝綠酒的夢境

沒有人會在她寂寞的衾枕削落纖纖脂粉

她的情懷將浪擲在冷宵的北風

我遂聆聽

削夜空的顫音

來自那傾訴按不準的笛孔

他年青的心將隨着歲月奔亡

被擯棄的舊情，將不復燃燒

晚歌更加咽涕了

現出五條五線譜似的顫音

旋即化成數隻體晶的毒蛇

啃蝕着我按撫不住的拼裂心臟

孩提所有的勇莽，年青所有的熱情

冷屍在飢餓的陰溝

寒愴的臉再也經不起絲微的輕叩

結痺的腦袋已忘卻了數千年的傷愁

燈影絞虐下的不是舊日的踴影

另一張乾枯的臉龐憂苦在寒夜的冷擲

請給這老乞披一件綿薄的布衫吧

神是無知的富翁之子

命運將扼殺在今夜……

波光綠影裡的太平湖

冰谷

「久違了，美麗的太平！」當巴士緩緩地駛入寧靜幽雅的山城時，我按捺不住心扉的歡愉，低低呼喚着。

我們一行八人，在巴士站旁邊的經濟食攤，消受了一頓別具風味的午餐後，街頭古舊剝落的大鐘樓正敲着十二响。這時候，驕日彷彿是一團熾火，高懸在晴朗的蒼穹。太平是全馬最多雨的城市，我們都慶幸能遇到如此晴美的佳日。以悠閒輕鬆的步伐，踩着路旁斑斕別緻的樹影，我們躑躅過長街，探訪恬念中嫵媚、綺麗、嬌美的太平湖。

轉了幾彎，穿過好幾道橫直的蔭路，渴望中的太平湖終於呈現在前面。友伴中，獨有首都的沙燕兒是初訪，無怪他一見那恬恬的湖水，不禁舞躍着奔前去，像一個稚子投進母親溫暖的懷抱一般。我又豈能例外呢？

湖面，如同少女裸露纖弱的酥手，企圖把遼廣的綠湖擁進她的懷裡。

無意間翹首矚眺，咖啡山霧鬱靄哦的情影映入瞳眸。它像個沉毅不拔的巨人，歷盡若干世紀以來的滄桑，忍受風霜雨露的蠶蝕，永遠厮守着多姿多彩的綠湖。山間密密的古樹，疎疎的樓宇，點綴着長空飄蕩的白雲，真疑那是一幅山水畫。淡瑩君曾三宿山嶺，他細述山頂景緻的涼爽宜人，直總得我們欣然神往，但因時間倥傯，只好暗自惋惜，把登山的願望留到以後再說。立在湖畔，使人感到綠意盎然；綠的是草茵，綠的是湖色，綠的是山光，綠的是樹影，我的思緒悠悠地，展開在一個遼闊的境界；靈魂飄離了軀壳，我像是一個白痴，做着綠色縹緲的夢幻！還有更可愛的喲，微風拂過湖面，盪起層層的明漪，我不禁想到「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的名句來。

「那那脈脈的綠水，那隻隻輕燕。將撩起你的靈感吧！」當我在呆看燕子剪波的英姿時，一位友伴向我取笑道。

「一股強烈的意念，我們轉入曲折蜿蜒的小道，想遊遍太平湖所有的湖泊；繞完一湖，分明已一山窮水盡」，續繼前進，却又「柳暗

花明」，湖水又在前路了。斯時日光已沒有先前的熾烈，加上徑旁有叢叢的綠竹，我們身上的暑氣已盡消。這時我方恍然大悟，太平湖處處都有南國風光，那高聳的青松翠柏，那傘狀的野蕉棕櫚，都把密密的綠影，投在平靜的湖裏，織成憧憬美麗的畫案。感到遺憾的是，湖面不許泛舟，不然，輕輕搖槳，即可蕩漾波面，召喚那渺渺的粼光。

一聲「猴子芭」近了，我們早已佇立在泥徑上，想觀看湖猴躍樹的本領，但瞞目四眺，盡是莽莽林野，只能諦聽啾啾的鳥叫，向那裏去尋找湖猴們的踪影呢？我們只有自嘆倒楣，帶着悵悵的心，走出這詩人墨客筆下的「猴子芭」了！

「太平湖原是寂寂無聞的礦湖，後經人工修飾，才有今日的繁蔭。」霖君這一席話，敲開我回憶的心窗，使我重翻太平湖那段湮遠而沉痛的歷史：誰都知道，一百多年前這裏是個有名的拿律礦產區。義興公司和四海公司因爭奪地盤，發生了許多流血的事件，後由英人出面調解，才化干戈為玉帛，共唱太平之歌，這是多麼悲壯的史詩啊！當晶亮琥珀的礦苗採盡，高聳偉壯的金山溝遂被拆毀，多少熱鬧一時的礦湖從此無人問津，乾旋坤

轉，物換星移蘆葦蓬蒿匠匠長滿湖畔，成為鳥獸淵藪。於是，它輝煌彪炳的日子被隱埋了，惟有聽憑風霜雨露的摧殘，隨着朦朧的歲月而落，低吟着沉鬱難聽的調子，然而負荷着創傷夢魂的太平湖，並未失去原來的寵愛，日日夜夜，無數人投向她溫馨的襟懷；多少年來，得到人們的歌頌。呵，這是蒼天之厚施了，波光綠影裏的太平湖啊！

渾渾漚漚的想着，不覺太陽已經偏西了。這時我們才知道走了不少路，雙腳也有些疲憊了。遙望遠處，牆垣間豎滿玻璃碎片的肅穆的牢獄，正陰森森地浴在斜月的迴照中。這幢囹圄與太平的名字，是多麼地不調和呵！

當我們繞過監獄時，璀璨的夕陽更加暗澹了，回顧默然的咖啡山，霧靄四合，添加了幾筆迷離如夢的氣氛。幾隻蒼鴉在暮色蒼茫的長空裏振翼盤旋，不知是企圖編織一個更醜麗更多的黃昏，抑或是期望駛負那即將墜下的落日。輕輕在我耳際低低絮語，揉着我底絲髮。驀地，近處教堂飄來鐘响，以聲聲催歸的訊號，我知道與太平湖的緣份盡了。當巴士載着我們離開太平時，我仍對暮靄裏的太平湖頻頻揮別。

迷途

年紅



阿漢獨自坐在遊藝場裡的咖啡座內，默默地飲着烏啤酒。除非天下一場大雨，不然的話，每個週末晚上都能見到他粗壯的個子和赤褐色的方臉。他是個膠廠工人，前些時候，他還得把整網的膠片扛出貨倉，推上囉哩。而今，他可比較輕鬆了，每天只需站在貨倉門前，支配着那批新工人。因為他已被升為運輸部的工頭了！雖然如此，他底經濟仍然不見寬裕，好在自家屋後有塊空地，可以種些番薯和蔬菜，又能搭起欄柵，養些牲口和家畜，以補家用。這樣，一家生活倒也過得安定。

他底妻子是個滿臉雀斑的胖婦人，長得雖不好看，却是懂得幹活。五六個孩子照顧得都很結實；小豬和雞鴨也養得很肥。在娶她之前，阿漢曾憂慮了好些日子，並且深深地埋怨自己底母親不該硬迫他和一個滿臉雀斑的女人成親。可是，等到兩人相處的日子長久了，他也便忘了妻子臉上的雀斑，同時還覺得，她是個賢妻，比其他的女人都愛他。

吃過晚飯，他要下坡的當兒，她和往日一樣，送他出門，囑他一路小心，好像把他當作自己底兒子。

「喝完酒，該早些回來。」她說。
「知道了。」他一面檢點自己底腳踏車，一

面說：

「遊藝場裏也沒甚麼好玩的。」

「等一下，我煮些甜芋頭給你當點心。」

阿漢點點頭，跨上車，踏走了。

他除了喜歡喝點啤酒之外，還喜歡吃妻子親手弄的甜芋頭。

的確，她有她底一手！本來，他打算把杯裏的酒飲乾之後，即刻趕回家去，沒料到，還沒頃杯，烏狗却來了。

「怎麼啦，漢哥，」他嘻皮笑臉，眨着呆鈍的眼，說：「光是喝酒有甚麼意思呢？」

阿漢並沒有回答，只對他作個苦笑。

「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包你大開眼界！」

「不，我得趕回家去，女人說要煮點心給我吃。」

「遲一點回去該沒問題吧，怕拉耳朵不成？」

烏狗向他閃一閃眼，露出一種神秘的微笑。

「我是——」

沒等他說完，烏狗便伸長頸子，在他耳旁吱吱喳喳地說了一陣，聽得阿漢猶豫起來了。他望一望酒杯，嚥了一口口水，還是拿不定主意。顯然地，他底心湖已開始蕩漾啦！

「唉！想通了沒有？我當然不能硬要你怎樣，不過，我並不喜歡長長縮縮的人！」

天空一片漆黑，寒風陣陣地吹着。

阿漢覺得全身的肌肉在抖動，骨骼像脫了節

似地咯咯作響。他吸進一口寒氣，肺葉即刻哆嗦一陣；咬緊牙根，他用力地踩着車踏，然而，車輪却依然慢慢地滾轉。他從來沒有感覺到這四五百是段長遠的距離，而今，他確已體會到這點！

好容易才踏到自家門口，遠遠便看見一個肥胖的影子在那兒站着，他心裏起了一陣激動，感到萬分內疚，却是不能說出口外。

「我還以為你被警察——唉，我勸過你，車牌要換，你總是不聽，真叫人擔心！……」

他默默地將車子推進屋內，並沒有看她一眼。

「甜芋頭已經冷了，要再起火煮一煮嗎？」

「不用了，我倦得要死，只想睡一覺！」

一連十幾次，阿漢都是到三更半夜才回。這不能不叫做妻子的狐疑萬分。

她想：若不是上賭場，便是去一些不正當的地方遊蕩。她所以會這麼地猜想，是因為她發現丈夫一可比一天地削瘦！同時，她也注意到，他臉上再也沒有笑容了，整日扳着柚皮般的臉孔，叫人看了心寒！

「對我說，」她終於忍不住了：「出了甚麼事呀？」

「沒有。」他底眼裏蒙着一沉憂鬱。

「每個禮拜六晚上——」
「我說沒有就沒有，我最討厭囉嗦的女人！」

她很少看過丈夫發脾氣，所以心裏十分難受。可是，她又說甚麼呢？她只默默地低下頭，呆視地上，眼兒却起了一陣微癢。

阿漢看她這個樣子，似乎有點過意不去，便說：「我並不是個三歲孩子，用不着你爲我擔心。」

「我看你越來越瘦，怕是——」說到這兒，她羞地頓住了。

他嘆出一口悶氣，感到有點不自在：「我沒有病！」

是的，他並沒有病，只是感覺到疲倦不堪而已。這點，除非是個瞎子，不然誰都能一目了然。而看得最清楚的，除了他妻子外，要算是廠裏的經理了！

經理會很嚴肅地警告過他，說近來的膠市行情很壞，廠裏恐怕就要裁員；而廠方爲了公正起見，很可能從那般表現得怠慢的工友下手，希望他能領會到自己言中之意！

阿漢在這兒工作，倒有好幾個年頭了；而被經理喚去訓話，還是第一回哩！因此，他簡直落進了苦悶、憂鬱和煩惱的深淵里！

他明白如何自救，但是，理智總無法控制自己。他覺得，自己似乎已變成了一具裝自電鈕的機械，整個的肉體，只受某種慾念所指使！

三

「我們底工頭走上桃花運啦！」
這個消息突然在村子裏傳開了！比起任何快訊都要來得迅速，只片刻光景，遠近的人們都知道了，而且都在交頭接耳地議論着。

「我起初還不敢相信，可是過後一想，和『烏龜頭』烏狗在一起還會有好事？」

「山民叔親眼見他在土油巷裏；他還說，阿

漢偷偷地溜進一座阿答屋裏去呢！」

「哈，誰不知道土油巷是條美人巷？嘻嘻！」

「麻臉婆可要傷心死了！……」

麻臉婆並不是個驢子，何況隣家住的長舌婦又和她有些過不去，所以，她聽到的，比起誰來都要詳盡！這簡直是個晴天霹靂，她的確有點受不了，頭腦彷彿被擊中一般，老在打轉；血液也循環的慢了！

她丈夫去尋花問柳？他真的變成那麼一個無耻而下流的男人？她實在不敢再往下想。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度可怕的消息啊！

丈夫一踏進門，她便一把將他攔住，紅着眼眶，劈頭就問：「村裏傳的消息可是真的？」

他一怔，呆住了。半晌，才用低沉的聲音說：「謠言，那是謠言！」

「你去過土油巷沒有？」

「那——」他底咽喉裏塞着濃痰似地，老半天才說出一句話：「那裏有優良的豬種。」

「誰都知道，那兒除了賺錢的壞女人，甚麼都沒有，甚麼都沒有！你還想瞞我？」說着，竟放聲哭了起來：「難道是我前世做了壞事？天公也太沒有眼了！……」

阿漢並沒說甚麼，只覺得心裏亂得很！走進廚房，打開鍋蓋，裏面却連半粒飯都沒有，肝腸幾乎結成一團。歎了一口氣，回身走出家門。

來到膠廠他還沒來得及把手中的麵包吞完，經理已使人來把他喚去。

「土油巷的事是真的嗎？」經理靠在椅上，咬着發亮的烟斗，一口一口地噴着烟圈，板着脸，吊着眼地問他：「我不喜歡聽人家自己編的故事！」

「……」阿漢底臉色已經白了許多，心臟也跳得很急。

「我沒有閒時間，你該知道吧。」
阿漢無可奈何地點了一下頭。

「這事雖然和公司無關，但是，假如你執迷不悟，將來誤了膠廠的工作，我可就不能人情做事了。」經理一本正經地說：「當今行情不好，你也該自愛才是！」

他只是木然地立着。

「你又不是個單身漢，家裏已經有個太太，爲甚麼還要走上那途呢？」

「那個，那個——她並不是個壞女人，她會向我表示，她——願當我——我底……」

經理眯着眼，露出一個冷笑，並不打話，只管噴着烟。

「我做錯了事，但是，我並不想逃避責任。」阿漢感到臉上發着熱：「她說，她已經有身孕啦！」

經理並不覺得驚奇，依然咬着烟斗，只輕輕地哼了兩個字：「圈套！」

「她只向我要求，每個月給她二十元的房租和三十五元的伙食費。我覺得，這要求並不過分……」

「這是你底私事，除了你自己和你底太太之外，誰也無權過問，無權干涉。所以，你沒有向我解釋的必要。我叫你來，只不過想提醒你，公司打算裁員！」經理放下烟斗，坐直身子，說：「因爲你在這兒工作已有好幾年了，在人情上，或者公事上，我都應當提醒你。希望你花點時間、精神去想想！縣崖勒馬，還不算遲！」

這是一個悶熱的晚上。

阿漢躺在床上，出神地盯着掛鐘。妻子正伏在桌上嗚嗚地哭着。孩子們都出奇地坐在席上，望望父親，又望望母親。

「我問你，你到哭够了沒有？」阿漢本來就感到非常的心煩，聽到哭聲，更是難受。

「找臭婊子是你底自由，難道我就不能哭嗎？這是我底自由，我底自由！」說罷，哭得更厲害了。

阿漢被氣不過，只得爬起床，披上衣，打算出門去。

「你如果是男子漢，走了就別回來！走遠一點吧，就是去找那臭婊子，我也不在意的！只要你不再回來，像死去一樣，永不再回來，我痛苦一生也心甘情願！走吧，快走吧！嗚嗚嗚……」

阿漢噁地冷笑一聲，似乎有些氣憤地說：「話是你說的，以後可別後悔！別以為我不回這鬼地方就會凍死街頭！」望望發呆的孩子們，他底心，頓時感到一陣酸痛。說實話，他確有點放他們不下，因為，他們都是他底親骨肉！然而，如今他又能做些甚麼呢？「要是她搬進來，你不是可以少做些工作嗎？老是想不開，小婦人見識，死要強！」

「走吧！如果那個臭婊子敢踏進這兒半步，有她就沒有我！我死也要把她底臭皮撕開！」阿漢朝地上吐一口口水，氣呼呼地走了。

五

「我打算留在這兒。」
土油巷的女人喫了一驚，一對鼠眼即刻睜圓了，尖尖的嘴也不自禁地張開。

「我已下決心不要麻臉婆了；她使我白天吃不下飯，夜晚睡不着覺。近幾天才把我吵得夠頭痛哩！」阿漢皺着眉頭，看去似乎很可憐：「憑良心說，我喜歡和你在一起。」

對方似乎感到為難，兩隻手不停地捏着：「我總覺得每個星期六見一次面比較好。」

「光明正大地同居不更好？」他立刻意會到她話中有蹊蹺：「難道你只喜歡偷偷摸摸，像當小偷一樣的？」

她低下頭，手捏得更緊了。

阿漢發急啦，一把抓住她底雙臂，狠力地把她搖幾下，高聲嚷道：「你到底肯不肯？」

「我不知道！」她掉過頭去，哽咽起來。「你在玩弄我。」

「我不知道！」
阿漢光火了，猛地一掌攔在她底嫩臉上，發出清脆地一聲「拍」，她放聲哭了。

「你不是說過，你願意當我底『小姨』（妾）嗎？現在你反悔了？」

「我是這麼說過，但是我並沒說要當你底老婆呀！」她理直氣壯地嚷起來，並且使力地掙扎着，因為她覺得變質宛如被鉄和夾住一樣，痛得難熬！

「你是嫌我窮，嫌我是個普通的工人？」

「不，我底丈夫——」她連忙閉住嘴巴，然而，太遲了。阿漢不是個笨蛋，只需聽那麼半句話，便明白其中的底細。因此，他整個人呆住了，恰似一具殭屍！

整座屋裏頓時沉寂下來，鴉雀無聲。

半晌，阿漢才長歎一聲，站起身，披上外衣。沉思片刻，他才繃住臉孔，問那女人：「我們還能結為夫婦嗎？」

她搖搖頭：「你拋得下她，將來也拋得下我！」顯然地，她也氣起來了。

這是一記悶棍，阿漢整個人抽搭了一下。

「我勸你還是離開這兒的好，遲了可要發生麻煩。」她立正身軀，拉拉衣角，走到門邊，把門拉開。

阿漢像個戰俘垂頭喪氣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地走近她底身旁。

「走吧，」她臉上一片冷漠：「千萬別再求我！」

「哼！你以為我還會要你嗎？笑話。」他冷笑說：「像你這樣的女人會有甚麼好處？既然敢背着丈夫偷漢子；將來何嘗不會背着另尋新歡？」

阿漢被送進醫院時，還是昏昏沉沉的。直到

六

第二天早上，他才稍微清醒過來。在他底腦海中，除了那晚看見的幾張陌生的臉孔之外，他的確無法記起其他的事。醫生曾經告訴他：他底胸部及腹部都遭受過猛擊！後腦也受了傷。傷勢雖不太嚴重，却也不算輕微。警方會派人來查問，但是都沒結果。因為他一口咬定：他沒有敵人，也沒參加過任何一個私會黨。那麼，他才覺悟到；然而，他並不想讓人知道。

在留院期間，他曾三番四次地想到自殺這回事，可是，始終都沒做到，因為女護士總不肯多給他一些安眠藥。過了些時日，他也就百個兒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雖然日子過得萬分的平淡、無味；心情異常的苦惱、煩悶，但是，他覺得，他得活下去……

當女護士跑來說，他可以出院時，他並不感到興奮和愉快。他只對她苦笑了一陣，呆坐在床上沉思。

踏出院門的當兒，他必須面對着那個十字路口，那當兒，他應該走向那一條路呢？……

利益戶的定本基

- （一）訂十二期，請惠四元三角
- （二）讀者郵購部開幕，基本讀者購買本圖書，外版書，皆得廉價優待。

教與學月刊

鄭重推薦

全年享受閱讀。
之「華文自習講座」一冊，定價二元，即贈定價一元六角之「夜鶯曲」一冊，定價二元。

方

炳

生

李旺開

方炳生渡過了虎年便是四十歲了。在外國人說來，這才是人生創業立功的奮鬪開端。

方炳生，一派斯文氣，兩顆深陷無神之眸，默默地嵌鑲在那張清癯面頰上，顴骨凸出，行走時微微向後呈顯之五綫譜皺痕，是因苦生活遺留予他底標誌，使他顯得老態龍鍾。

倘使誰批評他「老」，他不服氣地以鼻哼着：

「人生五十五，才是出山虎，我炳生的年齡距離那個尙遠哩！豈有此理，那個說我老！」

炳生始終不承認自己老，他覺得當教員的人，青春是常在的；生命永遠沐浴在春天底暖流裏。

是的，和天真活潑之孩兒們共全生活於一個世界中，老師底心田宛如一片蒼翠之綠洲，蒼老的僅屬軀體之一片外形。

方炳生能當教師，這是他偉大夙願之實現。遠在求學時代，他即已立下決心獻身教育界。

廿年如一日，他不辭勞瘁，忠於職守，從不肯有所懈怠情惰。

他的那套教導和扶掖童稚之法寶，兼常人少有的長期忍耐精神，

的確確令其他同仁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軟皮蛇」，「隔夜油炸槍」，已成其「化名」。他絲毫火氣也沒有，連小學生和他開頑笑都不光火。他的哲學是：動輒暴跳若雷，喝斷長板橋，脾氣壞透的人是無足够資格當老師的；更休想改造怙惡不悛之橫蠻兒童。

他具有光風霽月的偉大胸襟，海涵大量，毫無妒嫉心和自私自利的狹隘心懷。他屢次對同仁們抒發其人生觀，他道：「欲爲人師表，實非易事。首先，他必須澈底放棄個人利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只有這樣，才能愛護幼小，教導無知童禪。」

方炳生的一番話雖淺顯簡單，然而，涵著深邃的人生哲理。的確，能爲他人設想的人，是「超人」，是「一等人」。可是，處於這個光怪陸離的萬花筒社會裏，人們已被利慾薰心，這等「人」到何處去尋找？也許只有隔著我們空閒的星球上才有吧！

學生底學業功課表現得不佳，方炳生便感到憂心忡忡，悶懣懣地愁眉不展。總是刻空心思設法補救孩子底厄運，乃至寧可犧牲個人短

促寶貴的時間，義務給學子補習。

施予個別輔導，或登門拜訪學生家庭，與家長取得聯絡，藉以了解學生家庭狀況及其學習情緒；挖出毛病和流弊之因素，進而實施有效之亡羊補牢底措施。因此，他的工作繁重得使他透不過氣來，校長底職務也沒他多，永遠清理不完。他不像其他的「先生」——鐘一敲，放了學了，便宣佈先生底職務完畢。

「教員」即「教完」，至於兒童臨時發生意外或糾葛乃與己無關，投胎似的溜出辦公室，以後的時間屬於他的世界。方炳生却是下班最遲的一個，上班却又挺早（連校長室內亦不見人影），他的這種幹事傻勁，固然使一部份同仁們拳拳服膺；但相反的，另有人譏諷和嘲笑他是蠢材。

常有人在背後說他：「以後選舉模範教師，可別漏掉他一票啊！」

另外有人說：「他若果真能榮獲此寶座，我們亦分沾不少光哩！」不過我以為，如選舉「天字一號饅瓜」，他底資格比較遜。」

由於過份的忙碌和不注意休息、營養，方炳生就患了可怕的心臟病。有時，在講解課文之際，心臟

病霍地發作，痛得他直咬牙齦。同事有些很替他揪心，並且同情他，自慊代課，然而他却敬謝不敏。

曾經有過一次，當方炳生在上五年級的歷史課當兒，怪病遽發，他不住的咳嗽，幾乎直不起腰來；身子却微微發着熱，背脊冰冷——這是初期肺癆之象徵。

班長羅章林道：「方老師，身體不舒服，爲什麼不看醫生？」

「嗯！不必見醫生，是老毛病，要是須看醫生，天天都忙著見醫生啦！」

呂成華是班中頂蠻橫頑劣的一個，今天居然也同情起級任老師的處境，說道：

「老師，回房休息休息吧！我們絕對遵守條規。我們大了，會自己管理自己。老師不是常教我們要培養自治的能力嗎？」

方老師感激地道：「你們要是勤力求學，專心聽講，肯自愛；做先生的即使辛勞點也是值得的。」

他繼而把地理圖攤開嵌掛在黑板旁邊，準備與學生們共同討論課文中之問題。驀然，他只覺得胸膈間一陣窒悶，頭微覺昏暈，雙腳輕浮無力，又是一陣劇烈的乾咳，愈咳愈吃力，心肝似乎要從胸膈中跳出喉嚨……

「喔……」，「喔……」

終於，他嘔吐了。地板上濡深一片豬肝色的瘀血，腥味四溢；炳生已不支仆倒血泊中，手掌中還握着那本歷史教科書。

從此，教育戰士又弱一個。

抉擇

秋
朗



推門進來，長育一眼就觸到他妻子不高興的臉色。她是坐在椅子上，傍着窗，正低着頭編織毛線衣，聽見他推門的聲音時，只冷冷用眼角一瞥，跟着又繼續編織。

長育的心如潑了一桶冷水，整個人沉落了下去！

「秀琴！」他輕聲的叫，帶着忍耐與憐愛。

「怎麼？有消息沒有？」她的手略一停，冷淡的問，但她的心是塞滿了一千一萬個的希望的，只是她賭氣；賭氣於他，賭氣於命運！

「唉！沒有遇着他，說是去了外地，後天才回來！」他在另一張椅子坐下，悶悶的嘆着氣：「唉，求人真難啊！這年頭！」

「哼！你才知道啦？朋友都是假的；有錢都是朋友，沒錢都是陌生人！」秀琴冷笑着說：「就說你，以前你有工作，有錢，家裡經常有客人，現在呢，就連鬼也沒有！如今社會情形，可笑你還不知道，整天巴望人家幫助你！哼！」

「秀琴，你別這樣……」長育難過的說。
她瞧了他一眼。「這樣什麼？」她賭氣的問。

「你激我是沒有用的！只徒然使我悲傷，在悲傷時，我是會做出我所不願做的事的！」長育唏噓地說。

「如果你願意什麼都做，如今你就不會失業了！」

「這情形只是暫時性的，你爲什麼老是如此着急呢，又不是說我沒在找，沒在奔波傷腦筋！」長育掏出手帕揩去額上的汗，這時，他才意識到雙腳的酸痛和整個軀體因整天在陽光下曝曬的燥熱疲憊！

這時雖已是黃昏時候，但照在牆角的夕暉還是猛烈的，從窗口吹進來的風也很燥悶！

「小琴呢？」他問。

「睡覺了！」她回答，又低頭編織她的毛絨衣，繃緊着臉，弧形的唇緊閉着，沒有一絲暖意！

「這是她的嘴唇嗎？曾經說過無限溫存的語言，曾經帶給我生命的春天……如今，這春天似乎遠去了，不再來了，因爲那兩片櫻唇再也不說甜蜜的語言，再也不關懷人，安慰人……還有那兩只眼睛，曾是熱情洋溢，充滿柔愛的，如今也冷冷，一片黯灰……」長育瞧着她，心中困憊地想。

「秀琴，你變了，三四年罷了，你變了！」隔了一會，長育唏噓地說。

「變了？奇怪了，是你才變啊！」秀琴辯斥着。

「你爲什麼常常要跟我鬥氣呢？激我是沒有用的！有一天你將會懊悔！」長育微愠的說。

「懊悔？懊悔什麼？」秀琴生氣的問。
但長育已站起來，向着冲涼房走去了。

晚飯後，長育的心情還是那麼的沉重！幾次他想打破沉默，想對秀琴講一兩句笑話，但她緊繃的臉孔，却使他提不起勇氣！這時他是多麼希望她能夠說一兩句安慰的話，說失業並不是悲哀的事……鼓勵他從苦惱的陷阱昇拔起來！可是，她並沒如此做，她的沉默反而使他心事重重，使他無限痛苦……

夜深沉了，淒冷的夜風自半開的窗口吹進來，拂襲着他瘦削的軀殼！屋裡是一片寂靜，窗外也是一片寂靜；妻兒都已上床睡了。遠處野犬的吠聲也沉寂了！隔壁的收音機却還播着輕曼的歌曲，正是一首「永遠的懷念」！他想起在戀愛時期的情景，想起了一個月夜，他在樹下偎着她唱這首歌的情形……這一切歷歷如繪的出現到他眼前，他閉上了眼，感到無限的感慨與惆悵！

第二天早晨，秀琴到附近的小學上課去了，屋裏只剩下小琴和長育，原有的傭人早在半個月前辭掉了。長育逼着小琴玩，泡牛奶給她喝，還要煮飯燒菜，但他都怡然做了！他知道這是暫時性的，只要自己一有工作，就可以再僱用一個傭

人了！

他很愛小琴，他發覺小琴很像她母親，有圓形的臉，晶澈的大眼睛和薄薄的弧形的嘴。

「爸爸，你的鬍子好刺人啊！」小琴說。
於是長育就想起已幾天沒刮臉了，青色的鬚根像春筍般已佈滿了整張臉頰。他撫摩着下顎，輕輕的咳嗽着，也悄悄的嘆息起來。

「爸爸，你爲什麼咳嗽又嘆息呢？」小琴又說。

長育不自然的笑了，輕輕的拍着她的臉，心中罵着：小鬼頭！然而小琴的話却引起了她一片警惕。他發覺自己近來衰弱瘦削得多了，咳嗽也較前厲害！半夜時候，竟然會一連咳嗽幾十分鐘，把秀琴吵醒了，在另張床上，她厭惡的責罵着，這責罵常使長育極度的悲觀。秀琴變了，秀琴不再關懷他了，他直接想到，這念頭閃過了他的腦海，於是他悄悄的淌着淚，心中產生了人生的厭煩和生命的鬱悶、困憊和心灰意冷！

在逼着小琴玩裡，時間很快便溜過去了。下午，秀琴回來了，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蹌的走在烈日下！

「秀琴，你回來啦？」長育輕輕的把手上的作業簿等接過來。

秀琴沒有回答。

吃飯時候，長育又猛烈的咳嗽了，秀琴放下了碗，皺起眉頭，冷冷的說……「咳好了嗎？多難聽啊，好像肺癆鬼——」

「秀琴！咳咳……咳咳……」
她厭惡的瞪了他一眼，匆匆的把飯吃了便跑

了。下午，長育感覺到很悶，他想跑出外面看一些朋友，他便跑出來了。可是走了幾條街後，忽然想起這些日子來，以往的一般朋友能躲的都躲了，能推的都推辭了，有些索性不理不睬，剩下的一些也都已訪遍了，爲着自己職業的問題，麻煩了所有的親戚朋友，可是職業仍舊杳無着落。

於是，佇立在人影紛紜的街道上，一時間他感到茫然了。

「噢？那不是老李嗎？」突然有人喊着長育

的聲音是熟悉的，長育抬頭看去。

「啊，你，文昌！多年不見了！」長育驚訝的說。

「是啊！」那人感慨的應着。他穿一件舊的夏威夷，一件舊的已褪色的長衫。

長育覺得在路旁談話不方便，便進了附近的一間咖啡店。他們在角隅的卡座裡坐着了，各自叫了一杯咖啡。

「文昌，自畢業後就一直沒見你，想不到今天會在路上遇見你！太意外了！」長育開口說。

「太意外了！是的，太意外了！我遇到幾個當年的同學，可是他們都裝着不認識我，低着頭匆匆的避開了！適才我見到你，我有點怯意，我不敢跟你打招呼……」文昌長長的嘆着氣，像一個歷盡滄桑的老人！

長育默默的呷着咖啡，心中的憤慨也不下於文昌。

良久，長育才開口：「你近來情況好嗎？還住在那個老地方？」

「沒有了，幾年來，我到處漂泊，到處爲家，那老地方已幾年潤別了……你看，我的鞋——」

「不怕你見笑——牠跟了我幾年，如今已是滿目瘡夷了！」

文昌架着腳，長育看去，可以看到那開口的鞋底，露出粗糙的腳板！那黑色的鞋幾乎已是白的了，整個鞋的形態也已改了模樣。長育很想講一句笑話，可是講不出來！

「你現在做什麼？」長育又問。

「失業，許多年了！唉！」文昌垂下頭。

長育同情的看着他。他發覺他大半頭髮已灰白了，長長的臉皮又瘦又黑，額上嘴角露着紋溝

「到我家坐坐吧；旅途辛苦了，歇歇如何？」

「不敢打擾了；我……今晚還想趕去K地呢！」

「K地？那不是要搭晚班火車嗎？那到我家歇一會也無妨呀，我們多年不見了，談談一番，我中心也真悶着！」

「談了半天，還沒問及你的近況呢？想你一定不壞吧？」

「我也是失業了半年多！」

文昌吃了一驚，隨即他無限感動，他緊緊的握着長育的手，半晌才說：「我們都是不幸的人，我走了，不敢打擾你，以後有機會再拜訪你吧！再見！」

長育看着他踉蹌的向着人潮裏走去，消逝了自己才沿着另一方向走。近晚的殘陽仍猛烈的炙晒着她，把他瘦削枯槁的影子舖在地上。

走過了幾條街，遠遠的他便看到了自己破舊的家。小琴獨自在門前玩，有車輛不時自他身旁的公路駛過。長育慌忙跑過來一把將她抱起。

「車輛這麼多，你怎好在路邊玩呢？小琴，媽呢？」

「在家裏煮飯！」

長育把小琴抱進了家，放在椅子上。

「帶她進來吃飯了！」秀琴在廚房裏說。

在吃飯時候，秀琴沒好聲氣的詰問他去了那裏。

「碰見了一個同學，就是文昌，你也認識的，我們在咖啡店裡攀談起來！」

「文昌？哦，就是他們叫他綽號『小婊子』的？」

「是啦！」長育歡欣的說。他感覺他的妻子恢復昔日健談愛鬧玩笑的情形了。她沒有變，她還是那麼完美的，長育高興的想。

「他的近況怎樣了？」秀琴冷冷的問。

「也是失業！」長育回答，可是一片譏笑的

想飛 瑞明

遼闊的天空，才是我的家。

攀登五千尺高峯，獨自枯坐在孤峭的岩石上；蒼灰的藍天是一塊大幕，四望是雲樹連綿。於是凝視兩三點飛鳥翱翔在遼闊的藍天，心底裡便响住着飛翔遨遊。

我响住着無數的飛，在夢境般的童年至到巔沛流離的現在。從俯衝直落至扶搖而上，從盤旋而降至斜掠而昇；像鵬鷗的瞬息萬里，像鷗鳥的展翅遠飛；像秋雁的蒼遠，像寒鴉的蕭索，以及凌越煙海渺茫的小燕……

二十年的生涯是一片飛。幼小的心境中，海天是蒼灰大幕，略帶偉大與壯闊，海鷗平展的雙翅是飛翔的影像；如今只覺得它背負着人生的蒼茫。自從太平山的悠悠白雲湧進了微敞的心扉，山峯獨坐，平視晴藍的天空，注目下的兩三點山鷹，却有些渺小而悲壯了。

背馱着飛的响往，走過幾許地方，傾訴飛的願望，我得到善意的嘲諷，也得着深厚的鼓舞。

我哀憐有翅的自願蟄伏在狹隘的樊籠；我哀憐無翅的却在空望着遼闊的藍天。

「飛吧！飛！有翼的要飛，無翼的也要飛！飛過一個草原，越過一個草原；飛過一座山，越過一座山；從一片海到另一片海……」我曾把哀憐化爲一道無聲的鼓舞，和滿懷的熱望。

穹蒼迢遙，藍空遼闊，天壤有一道阻隔的大河，沒有一道賴以通往的木橋，沒有一塊可以緣渡的浮標，如何御舟飛渡，如何慢槳前行？我佇立大地，昂首凝望，只有穹蒼看我，我看穹蒼。畢竟缺少一雙翅膀！

「人生只爲响往一雙翅膀麼？現有的一切不能令你滿足？難道一雙翅膀就能載你飛越現實到另一個美境？」我默然自問，片刻裡一陣迷惘，却立即離棄了疑惑，依然是响住着飛。「是的，只須有一雙翅膀，雖不能到另一美境，總能脫離一刻現實的孤寂與悲哀。」

如今，人海飄遊，我隨時避去人爲的障礙。或高樓依欄，或憑窗外望，何論原野蒼蒼，海天遼渺，青山橫樞，湖水澄碧，我都在覓尋，蔚藍的天幕裡，幾點翩翩的飛鳥。我默默在想：「遼闊的天空，才是我的家。」

冷意浮過了秀琴的臉孔，使長育怔忡不安起來。「你這人真沒出息，十個朋友九個是失業漢，哼！」

「別這麼講，我們人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好了，別長篇理論了！討厭！剛才方成明來過，他是駕車從這裏經過，順便下來告訴你——」

「他不是去了外地要明天才回嗎？他說了些什麼？」長育緊張的說。

「他說你託的事，很對不起，目前很難找得到！」

長育感到無限心灰意冷，無限的苦惱！他望着桌上吃了一半的飯失神，飢餓的肚腸漲滿了悲哀，一時他感覺飽了，感覺了對吃的厭惡，對人生的厭惡！這些米，他想，這些米都是她辛苦賺來的，唉，我枉爲男人了！……

「哼，這次我看你要永遠留在家吃老米了！這樣可害了我，一個女人要養男人……」秀琴的譏嘲使長育又生氣又悲哀。

「天呀，我當初真是瞎了眼！……」

「秀琴！」長育氣顫顫地叫起來，「你瘋了嗎？你……你趕我了？」

「我以爲你是良材，誰想到却是朽木！哼，我真的要苦一輩子了！」秀琴乒的將碗重重的放在桌上，「你說我瘋了，你才瘋了！吃了娘的，還想神氣……」

長育一掌擊在桌上，乒乒乓乓，碗碟都跌落在地上了，小琴吃了驚，跑到一角大聲的哭了！

「好，你想逞凶，好啊！」

「我要殺你！」長育咬牙切齒的說。

秀琴的臉色青白了，她退到牆下。長育一步逼近，他雙眼露着凶光，死瞪着秀琴，兩弓着雙手！

「啊呀，你……」秀琴牙齒格格作响，這時她已完全慌張了，她想到平時一片溫柔，一片和善的長育今天會反常得如此！可是她怎能想出其間的原因呢？這時她的思想已停止了活動，她半麻木的神經只有兩個字：恐懼！

長育向四周橫了一眼！他瞥見牆角有把柴刀，便衝過去抓在手中了。

「哼，我殺了你也殺了自己！哼！」長育癡笑着。

「你……」

「爸，爸！你不要殺媽，你不要殺媽啊！」小琴忽然跑過來抱住長育的腿，大聲的哭着。

長育這才想到了小琴，他怔了怔，看了看小琴，又看了看秀琴，她已掩着臉歇斯里地哭了。

「你殺了我吧，育，你殺我吧！我知道我錯了……」

長育望了望殘缺的柴刀，忽然消失了勇氣，可是悲哀更加重了！

他把柴刀擲在地上，推開了小琴，大踏步的向門口走去。跨過門檻時，他停了停，嘆了一口氣：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後會……有期……」最後的聲音幾乎嗚咽了，可是他咬着牙，心中已決定了！

秀琴從後面衝了出來，大聲的叫着他：

「長育，長育啊！你別丟下我們……」

可是長育已決定了，他大踏步向着夜幕裏走去！……

海洋的思念

莎青



張親切，忠厚的臉孔。首先給我的印象是有人情的溫暖，生活是不會單調的。

……日已垂西，我來不及先睹海一面，感謝漁家姑娘，她用那肥美的海鮮來請我這個山地成長的孩子。

富的、活潑的，它和山居相比，恰巧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海邊的生活如果說是多采多姿，那麼，山居恰巧得陰柔之美。

當晚夜風陣陣，吹向漁村，我的心早已飛到海洋上。

沒有皓月照耀，只有疏星萬點，和海上漁船上的閃閃燈光相映照，分不清那幾點是漁火，那幾點是星星？

海水掀起了波濤，直沖擊着海岸，海風直往岸上吹，是潮漲的時候了。

潮開始漲，漁船開始出海，那遠處有一盞盞的漁火，正是出航的漁船，他們在夜黑風高的大海裏，隨時隨地在與海魔博鬥。

在夜的籠罩下，我看不清海洋的全貌，是猙獰？柔善？抑或是慈祥呢？不過，從她的嘴裏，我知道了許多漁人家血淋淋的生活故事，許多史詩般的現實生活在海上進行着。

那一夜，我就住在那漁村裏。夜愈深，周圍的夜色就顯得愈

想不到一個山地裏成長的孩子也會愛上海，而且，又愛得深，愛得切。

我是一個山地裏成長的孩子，成日馳奔在廣袤一片的平原上。

原野一片綠油油的，除了橡膠葉落的季節外；原野緊接着橡膠，假如你坐在飛機上俯瞰這一塊土地，你可以分明地看見那高的是橡樹頂，低低的是平原曠野，我這個山地的孩子便住在這曠野和橡林的邊緣。

山地的一切事物在我非常熟悉，六月紅毛丹開花，七月榴槤飄香，八月一到，山竹又接踵上市。九月風起，曠野上又飛起了一隻隻的紙鳶。

山地的一切太熟悉了，山地的生活太令人喜愛了，淡淡的三月裏，曠野平原的大草坪是我們的天地；五六月天氣早越，池塘的柔水冰冷涼快，軟軟的細沙是我們的溫床；十二月霪雨霏霏，迎着毛毛的細雨，赤足走在池塘畔上，沿池垂釣，其樂無窮……

在這平和，寧謐，安逸的環境裏生活，有誰還會想到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大海呢？

十二月的雨水浙浙瀝瀝地洒着，就在這多雨的十二月天裏，山地裏來了一個久居海濱漁村的雙孿姑娘，她到這偏僻的山地來，是專誠拜訪我這個山地的孩子。

「冷清清，你怎麼住得慣呢？」她問。

「不會冷清清，有青山，有綠水，有白雲，有綠叢……，單看這些，已足你消磨大半天的時光，我就愛沈溺在這寧靜的環境裏。」

「那麼，你不愛動的世界？」
「馳奔在廣袤的原野裏，攀登那高峭的青山，聽流水涓涓，不是可以體會到動的意味？」

「你喜歡動，但，你可喜歡那澎湃浩瀚的大海嗎？」

「大海？也許我會喜歡。」

「那麼，讓我做海濱的主人，邀請你到大海的邊緣去玩，或者到那個地方住個時期。」

在一個淡淡的三月天裏，柔風吹遍了田野，春色在綠色叢中蕩漾着，這裏雖然是春秋無分的南國，但，小鳥似乎也知是春來了，唧唧喳喳地叫得格外响。

就在這一個淡淡的三月天裏，當那紅得像血、白得像棉的小野花開滿了整個山野的時候，我駕着春風，離開了田野，去做海邊的遊客。

傍晚，當夕陽的斜暉照得滿山通紅的時候，我逼近了海邊，望見了漁村。我還來不及尋找大海的所在，那一個大眼睛、雙孿子的姑娘已經趨前而來，來迎迓我這一個遠道客人——田野的孩子。

那笑聲是朗爽的，笑容是親切的，每一個生活在漁村裏的人的臉上都呈現出健康的褐色。漁村裏雖然吹着陣陣腥風，但並沒有使我感到嘔心，因為我的內心感到的是陣陣的溫馨。

掛在屋前的是條條的大漁網，晒在屋子的那邊的是隻隻魚乾，每一個漁人都有一身健康的膚色，一

黝黑。不知在甚麼時候，一陣嘩啦的響聲把我吵醒了，我意識到海裏也許又起風浪了。

我側耳細聽，竟聽不見人語，熟睡的人呀！風浪起了！……

那一夜，我就在風浪聲中渡過，腦海裏一直惦念着那點點的漁火……

天亮了，沒有了風聲和浪聲，漁村回復了平靜，當太陽的第一綫亮光照到大地時候，漁村像一個飽睡的嬰兒，裂開嘴笑了。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那麼地平和，好像不知道昨夜海上掀風起浪，沒有至親的人在海上跟隨着漁火點在漂流一般。

「多麼沒有情感的人呀！」我差一點要喊出聲來。

海給我的印象開始有了轉變，我幾乎要憎恨起海來。

也許不會有晨的海濱之行，要是沒有晨的海濱之行，我便永遠不會和海洋結緣，我的腦海裏便永遠以為海是不可親的。

海之晨，一碧綠水，海波粼粼，是那樣的平和，恬靜，柔美，實在使人意想不到，昨晚那種怒號的聲響怎麼會出自如此平靜，溫柔的海洋呢？

海風輕拂着我們的臉孔，我們帶着緩慢的脚步，踏着海濱潔白的細沙走着。

這些，我自己覺得渺小得不復存在了。我們沿着沙灘走，走得倦了，便在一塊潔白的石塊上憩息。

她在海濱生活慣了，竟沒有一點倦意，竟在石頭上，迎着海風。海風輕拂着她的衣裳，臉孔，秀髮……，在她臉頰上輪着一兩顆汗珠……，在她的衣著樸實而且整齊，臉孔紅紅的，眼睛裏直閃着熱情底光彩，吹着小嘴有些嬌態，尤其是迎着海風露出一排整齊的皓齒，和臉上的笑靨相映照，更是使人產生一種莫名的喜愛。

我欣賞着她那長長的睫毛，動人的眼睛，端正的鼻子，一種內心潛伏着的力量直引着我，她那一股吸引力，是我從前在少女的身上從沒有體會過的，我也不知道她在甚麼時候開始，就有了這一股誘人的少女氣息。

古渡頭 參 德

奉天主賦生與寵愛之意旨
你傲然屹立于海之湄

今日我與沉寂借程
慨然冥想一頁你陳久的自傳

在瀟遠年代你該有斥貶與褒賞
有多少旅人在此泊岸
又有多少遊子一去不還
蒼老的海鷗尚在高空遨翔呢
你的落拓已如久絕香火之廟堂
請問昔日擺渡人兒何在
昔日擺渡人兒何在

海上風浪依然是好緊好緊呵
念及你這般羸弱之殘軀 於此

抖索又稜稜之夜
如何支捱 如何支捱
為遵守上帝毋殺之五誡
如我 你不能自戕 不能
將愛深埋

再過一段日子的荒涼吧
請別再頻頻相詢
何日君再來
何日君再來

當她把眼光移到我的臉上的時候，我急忙收斂起自己的視線，她笑了，她那一雙如電般的眼光，直逼着我，不期然地相遇了，雙方的臉上都緋紅，但，自尊心使雙方都極力在臉上表現平和、平淡，來掩飾那一刹那間變方的心情。

那當兒以後，我們步過海濱，走向鹹水芭，去參觀一個個的蝦池。一路上我們都極少開口，真奇怪，我跟她竟不知怎地失去了剛才的親熱，我極力表現出平淡的神情，想打破這沈寂的空氣，但每一次我偷眼看她，總發現她也在做同樣的嘗試，於是雙方面的眼光又移開了，臉上只顯出尷尬的笑容。

在當時，我竟不知道珍惜那一株幼苗，去做進一步的培養。回到山野以後，在寂靜的日子裏讀到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屠格涅

夫的「初戀」，才意會到那是邱比特張着箭在呼喚。我真後悔自己離快海濱太快了，在當時，我為甚麼不在那兒多留些日子，在我的生命史上，也許會添上精采的一頁。

之後，我們在來往的書信中互相邀請，希望能重通心竅。然而，我因為山野的拘拌，她又海濱忙碌地生活着，一直不能如願。

如今，幾年的時光溜走了，我依然蟄居山野，過着倚青山瀨綠水的生活。她呢？是不是依然拖着那一對辮子生活在大海之濱，那一雙眼睛，那一副笑臉，是不是還像以前一樣地清麗，逗人？

還有，那夜黑風高的大海裏，那點點的漁火，是不是還在那大海裏閃爍着？這些日子來，海上一定起過許多次猛烈的風，急促的浪，那點點的漁火平安否？

世界文壇

本刊
資料室

歌頌心靈的詩人——康明斯

美國現代大詩人康明斯 (Edward Estlin Cummings) 兩個星期前在紐漢郡逝世，享年六十七歲。他的一生差不多都在歌頌同一的事物。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他本人雖然身在紅塵中，不過仍舊信仰一種宗教，就是崇拜心靈的浪漫式個人主義的宗教。在他看來，愛情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情感，而是一種神靈。這個宗教的信仰是相信人類個性的奇蹟，相信人類能夠在美的事物中，在春季、花卉和少女的美之中獲得愉快。康明斯的宗教內，所謂「魔鬼」是：枯燥的知識、科學、羣衆、思想、安全崇拜、佛洛斯特之類的人物。總而言之，凡是限制一個人的個性，減低他對驚奇的感覺的一切事物，無論是在這個人身內或身外的，都包括在魔鬼的集團之中。康明斯在觀察世界的時候，認為魔鬼的數目愈來愈多，他把現代的世界看做「鐘錶和日曆牌混起來的一團糟。」



「心靈和知識是完全對立的，」康明斯說：「沿着我記憶的容易破碎的、不可靠的，却又光亮的街道，

我的心靈慢慢前行，唱着歌，就像一個糊塗蟲，又吹着口哨，像一個醉漢，它（在一個轉角處，突然之間）遇到了高大的警察——我的思想。」

我們用康明斯的說法，更來得簡明：「這朵玫瑰花開得濃艷，並非爲了哲學的緣故。」對於康明斯來說，玫瑰——全世界也如此——是值得奇妙的緣因，他在憤怒或者頌揚的時候，表現出他的抑揚頓挫之妙。在他逝世之後，詩人

和批評家都紛紛的馬上談論他，說他是「現代詩最偉大的創新者」，「使美國通用語言的特殊語法」完善的作家。有些人甚至把他放在「美國文學的萬神廟」中，與大詩人惠特曼和杜里歐並列。康明斯大概不會喜歡這種誇大的形容詞。他並不是容易列入任何一派文學系統中的藝術家。除了福斯特 (Robert Frost) 之外，康明斯是美國最受人歡迎的現代詩人。他曾經贏得許多獎狀，包括美國最高的詩篇獎狀，一九五七年的一波利根「獎。他的個性神出鬼沒，難以預測。康明斯有時是一個瘋狂地破壞造句和文法的革命者，很少用大寫字母，而且在紙上東一個西一個的胡亂地，粗心大意地，（甚至屢屢無人能懂

）塗上許多拼音字，撇號，和其他玩意。可是在第二篇上，他却又忽然變成一個規規矩矩的嚴肅的十四行短詩保守派作家。康明斯也擅長描寫變關話語，他認為愛情和接吻，比知識更可貴。他說：

既然感覺第一
凡是去注意
事物的結構

而永遠不以整個心靈吻你的人，
完全是一個糊塗蟲。
春天來到世界上時候，
我的血液沸騰，
而接吻是更好的福份
超過智慧之上……於是
你笑着，再倒進我的懷中
因爲生命並不是一段文章
而死亡，我認爲也不是一道括弧。

康明斯的心靈對心靈的見解，以前和現在都不合今日世界的思想界的時尙——更不用說是不受人支持了。現代詩人通常都拿有力的現實主義做盾牌，或者崇尚摩登的複雜思想。因此，批評家不難指出康明斯是一個頭腦思想荒謬而簡單的人，而且是一個犯上時代錯誤的人——是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派詩人，可是却錯誤的遲生了一百多年，在科學獲得勝利之後一百年，他還在到處高喊：「他們謀殺別人來供作解剖之用！」

不過，無論在康明斯的生前和死後，要想把康明斯輕輕容易的收拾掉，或者要他感受到現代世界憎惡的事物，是一件很難的事。康明斯雖然是一個才能有限的思想家，可是他寫的詩，聲韻範圍很廣，而且對於詩韻的變動非常老練。他比同時代的任何詩人，更能夠把他所有的少數幾種觀念，用各式各種大胆而引人入勝的形式描寫出來，愉快地一再表現出來：

希望我的心靈，時常打鬧
招呼神秘生活的小鳥進來

牠們所唱的歌，比知識更好
假使人們不去聽牠們唱歌，人們一定是已經老了。

希望我的思想饑餓地徘徊
不恐不懼，但是饑渴而軟弱，
即使是星期天我也可能錯誤

因為當人們思想正確的時候，他們的青春已逝了。
康明斯成爲現代詩壇中的惡少和古典浪漫派詩人，
是相當自然的。他童年在劍橋和哈佛大學渡過，學到了
新英倫思想派的自信心理，和杜里歐派的個性主義革命
傳統思想。康明斯在開始寫詩的時候，龐德（ Ezra
Pound ）和寫像派詩人（ Imagists ）推翻了古詩的寫
法和習慣。康明斯很快就學他們的榜樣，把詩的修辭規
律拋到九霄雲外，拋棄整個的傳統派詩的形式。寫像派
對於直接印象的理論，尤其是好像特別爲他而產生的。
康明斯用他特有的技巧，解釋說：「我可以十五個字
，引述巴勒茲（ Baudelaire ）所著的『永恆的問題與不朽
的回答』來表現它，就是『你會抓起一個小孩去打一個
婦人嗎？——不，我用磚塊打她。』」

康明斯除了用他那奇怪的炮火攻擊之外，還用磚塊
拋擊「個性」的仇敵。他把這些仇敵叫做「所謂」人性
，「所謂」文明，以及美國一切商業化的東西。比方，
他說：「推銷員是一個刺人的東西」。他論到公園中的
戰爭紀念碑說：

引述下面的話吧，公民們，不然可能會
忘記掉（錯誤是出自人性；寬恕只有神才能够）
如果要引述一句沒有人說過的話，就是：

「以殺止殺」，是基督徒愛情的行動。

拋磚擲瓦，是年青人的工作。而康明斯寫作將近四
十年，共有十一冊詩集，兩篇詩劇，兩本散文，包括有
名的「巨大的房間」（ THE ENORMOUS ROOM ）
，這是康明斯在第一次大戰時做救傷車司機的見聞錄，描
寫集中營生活，非常詳細和確實。在他大部份的著作中
，他一直是一位年青的詩人，有時憤慨咆哮，有時又似
乎發狂。這種限制使人很容易數出康明斯所缺乏的，而
龐德、艾略特、福斯特等詩人却非常豐富的東西。不過
，這一點也使康明斯在諷刺和抒情詩方面獲得唯一無二
的成就。這點使批評家達特（ A. Tate ）在他逝世後宣
稱：康明斯「在他這一代中，並沒有能超過他的人。」

這裡是一座花園，時間到來，一定會有收穫
而在歌唱着其他歌曲的其他地方，
死神的鐮刀下橫臥着許多萎縮的花朵；

可是，這裡的牠們（花朵）却歡喜之極，因爲
在永遠沉睡着的根深蒂固的矮樹叢中
銀色的泉水偷偷流進這個世界。

說來說去，要把詩人來比詩人，並不是一件易事，
就像把桃子和橘子相比一樣。康明斯可能最喜歡的墓誌
銘，並不是批評家把他列爲某種詩人的頌揚詞語，而是
和他同行的詩人麥里士（ A. MacLeisi ）的話：「很
少人配得上稱詩人二字。康明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破碎的鏡子

「The Shattered Glass」這部三百三十七頁的
小說，主人翁是一位婦女，她好像一個已經爬到窗口，
在決定要不要往下跳的人。她的唯一愛子最近生病去世
，她的婚姻面臨破裂，丈夫逃到另一州去從事新職業。

就在這時，他遇見另一個男子，成了她的救星。他
說話很慢，面上帶着一狡詐而不信任別人的微笑，他
講故事很有天才，說來滔滔不絕，使這位婦人忘掉她自
身的苦痛。他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把自己的身世說得
非常淒慘。他說，他碰到一個冷淡的妻子，母親又對他
仇視，而父親却像一個惡魔。他的父親是一位富翁，專
門以破壞他兒子所建設的事物爲快樂。這些故事看來雖
然似乎不可信，不過，女主人翁調查的結果，却又證明
是真的。終於，打動了她的芳心，她所有的愛情和母愛
都給了這位建築師。她認爲自己的愛情像海樣深，不過
從未遇見過像他這樣的人：他是多末需要母愛和愛情。

這篇小說是愛麗斯女士（ Jean Ariss ）的第二部
作品。作者是五個子女的母親，丈夫是一位畫家。這
部書中的主人翁全部都沒有真正的名字，就像在一套倫
理劇本中，把人物稱爲男人，女人，父親，母親等，使
人有美中不足的感覺。另一項缺點是使讀者感覺到男主
翁是一個無恥地騙錢和騙人同情的酒鬼。

不過，這部小說相當成功，它不是酒鬼傳記，而是
一本描寫得很美麗的愛情小說。書中人物從火車上跌下
地來的事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男主角盡力改變醉酒
的惡習，他失敗了一次又一次，但是始終努力去改，企
圖做一個配得上那位婦女和自己人格的人。他雖然失敗
了，女主角也放棄使他改頭換面的希望。但是，不過只
是希望消失罷了，愛情却沒有喪失。她始終認爲他是一
個小孩，她說：「如果你的小孩發育得不正常，你不會
去恨他，或不愛他！」



出版者：

蕉風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圖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5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October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

蕉風月刊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〇二一第

號月十年二六九一